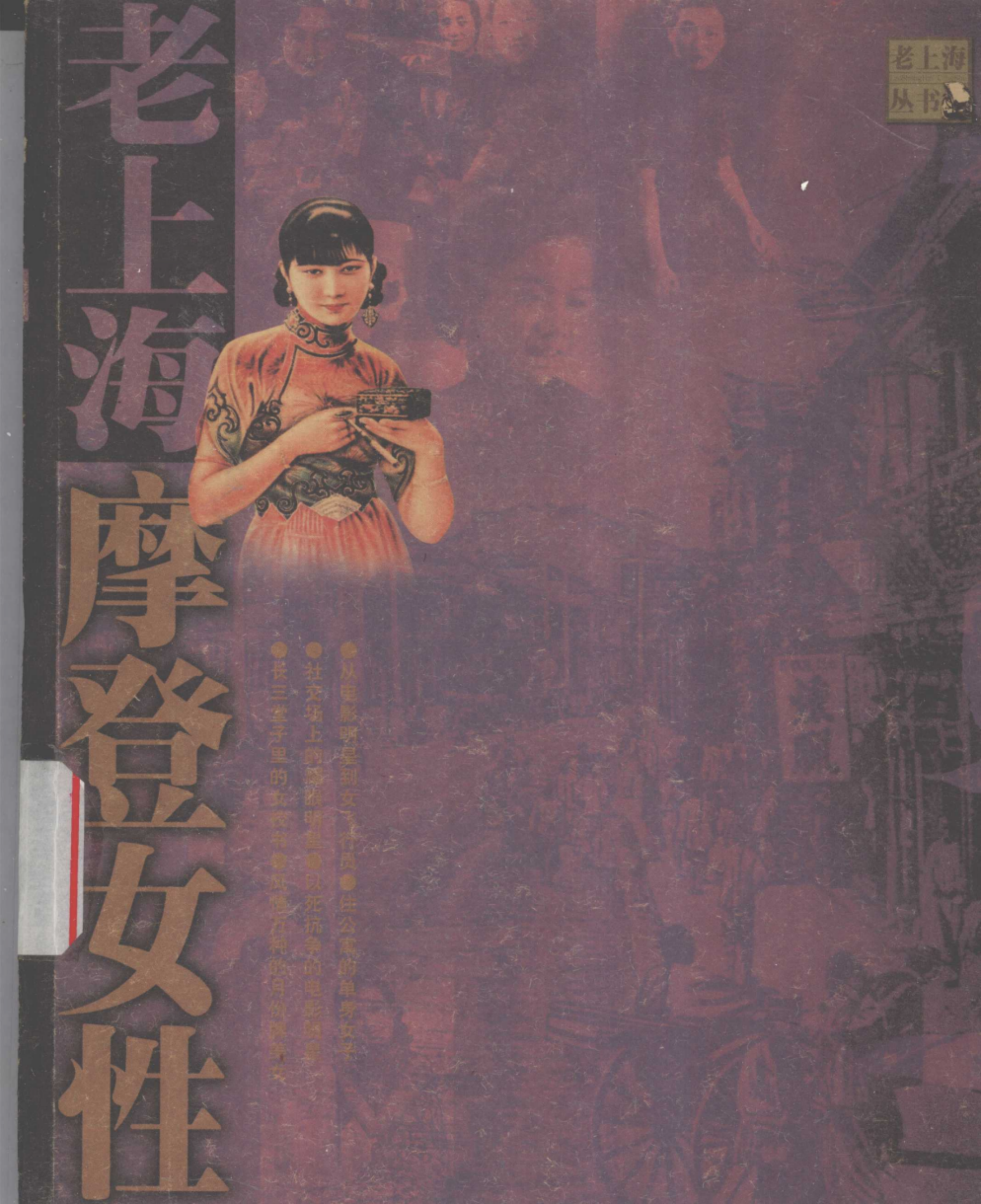

老上海丛书
老上海摩登女性
●从电影明星到女子行员●住公寓的单身女子
●社交场上的交际明星●以死抗争的电影明星
●长三堂子里的女校书●风情万种的月份牌美女

缘于《老上海摩登女性》，我有幸和十里洋场上的上海女性有了一次近距离的接触，看到已经逝去的昨日最让人怀念的一幕幕风情。面对那已经泛黄的月份牌和模糊的黑白老照片，我的惊讶程度超出了以往任何时候，它让我无法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来观察她们，无形之中我走近了她们，她们也融入了我的内心。



ISBN 7-5072-1038-3



定价：25.00元


老上海
摩登女性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上海摩登女性／吴红婧著．—上海：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04.3

ISBN 7-5072-1038-3

Ⅰ．老... Ⅱ．吴... Ⅲ．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1158 号

老上海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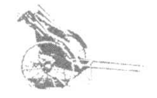
老上海摩登女性

著　　者　吴红婧
策　　划　明君工作室
责任编辑　黄　勇
装帧设计　一　优
出版发行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
　　　　　上海市常熟路 157 号　邮编：200031
　　　　　电话：021-64373790
　　　　　电子信箱：cwiph@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版　　次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8.875
印　　数　1-10000 册
ISBN 7-5072-1038-3/G · 15
定　　价　25.00 元

老上海丛书



美丽的苍桑



让往事只能回味，那心境无论是一丝留恋，抑或是一许无奈的伤感，都会使我们不自觉地感受到美丽中凸显出的苍桑。

因了这一份苍桑，对上海总是情有独钟。一位准哲人说：美丽的苍桑和苍桑的美丽往往有着最本质的不同结果。前者演绎着成功的故事、苍桑的经历；后者则演绎着无言的狂怒、悲壮之美丽。流不尽的黄浦江水犹如讲不完的故事，尘封的上海风情蕴含着多少的弯臂，冷酷无情如峭壁断岩；呼风唤雨曾经黑云压城，人去楼空也曾望眼欲穿……

走进“老上海系列丛书”，无论是老上海的摩登女性、迷人风情，还是老上海的财富故事、名人故居以及侨民生活，都使我更近距离地看到曾经叱咤上海滩的各路英难，而难以让我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去体味他们……

上海，让中国太美丽……

策划人：明君

2004 年 3 月于外滩“了无斋”

老上海丛书总序

有句话很流行：两千年的历史看西安，一千年的历史看北京，一百年的历史看上海。《老上海丛书》至少包括了这一百年中的五十年，你能不看吗？

这套丛书总计有五种。《老上海摩登女性》一书，用纪实的笔法，聚焦老上海的活色生香的女性世界；《老上海财富故事》，凝视老上海老板企业家引人入胜的经商故事；《老上海侨民生活》，展示老上海色彩斑斓的侨民生活；《老上海名人故居》，描写名人和上海有缘的一段段非常经历；《老上海迷人风情》，撩开老上海的"清明上河图"，把那逝去的风情重新展现在你面前。

和以往老上海题材的图书相比，这套丛书有它的特别之处，那就是图片特别多，其分量到了和文字并驾齐驱的地步。确实，难得的一幅幅图片，直观地展示出老上海多姿多彩的面貌，在生动流畅的文字旁，开放出一朵朵鲜花，色彩缤纷，芬香四溢，让人流连忘返。并且，由于图片得之不易，使得这套丛书在可读性之外，平添了收藏价值。

阅读这套丛书，你可以看到上海这座城市的一个侧影，一个让人回味的侧影。没有历史的城市总让人感到缺少一种底蕴，缺少一种内涵，缺少一汪源泉之水。不错，我们拥有今天，我们还要拥有未来，但，我们也不能放弃过去：没有源泉的水，终究难以奔泻千里的。

回眸老上海，走过多少人物热热闹闹，发生多少事件轰轰烈烈，又有多少景观美轮美奂。曾几何时，滚滚的黄浦江水，卷走了其中的许许多多，把他(它)们冲洗得无影无踪，以至于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想到这里，真的，让人很悲哀。不过，有价值的东西，毕竟还是

保留下来了一些，这〝一些〞中的一部分，又流到了这套丛书里，弥足珍贵哟。

我要感谢明君女士。2003年春节前，她说计划出这一套丛书，并邀请我担任这套丛书的主编。由此，我又有机会走进老上海，重温那过去发生的一切。说是〝又有机会〞，那是因为10年前我就应江苏文艺出版社之约，主编过一本80多万字的书《上海滩野史》。如今，重温老上海，我心里流出一种和老朋友重逢的欣喜之情。

另外，我要感谢我的同仁们，他们在报社、档案馆、文史馆、杂志社和出版社里工作，或为记者，或为编辑，或为专业研究人员。在这短短的两个月里，他们倾尽全力，献给大家这么一桌美味佳肴，这真要好好感谢他们。

最后，请大家走进老上海的时光隧道，观赏那人那景那迷人的风情……

柯兆银

2003年5月19日

作者自序

上海自开埠以来，历时不过150年，由于位于东西方经济交汇的最前沿，很快就跃升为中国经济最繁荣的地方，造就了一个十里洋场。

现代经济使上海空前繁华的同时，欧风美雨也赋予了她独具特色的海派风情，故而这座城市里的人有着自己独特的韵味，尤其是女人。她们徘徊在传统与现代、自由与约束之间，风情万种地演绎自己灿烂人生的同时，也为这座城市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缘于《老上海摩登女性》，我有幸和十里洋场上的上海女性有了一次近距离的接触，看到已经逝去的昨日最让人怀念的一幕幕风情。面对那已经泛黄的月份牌和模糊的黑白老照片，我的惊讶程度超出了以往任何时候，它让我无法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来观察她们，无形之中我走近了她们，她们也融入了我的内心。

老照片中的她们，从各地来到上海，希望凭借青春、智慧和一技之长找寻一条出路，有的当女店员、女职员，有的登上银幕和舞台，有的走出一条艰难的创业之路。老照片还记录了另外一个畸形繁荣之下崛起的特殊群体，她们是妓女和舞女，灯红酒绿、歌舞升平中留下笑脸，也留下漠然甚至有些无助的表情，这让我忍不住要揣摩镜头之外的她们怀有怎样的心灵和灵魂。

上海女性对美的追求也在镜头前得到最充分地展示，繁华的上海成为她们表演的舞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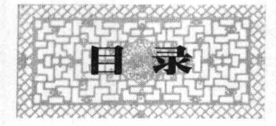
翻阅老照片，我们看到时尚与前卫最直白的表现就是镜头前她们的衣着，清人传统的宽大旗袍被改良得紧身修长、高开衩，尽显女性优美曲线；西式的洋装、晚礼服在东方人身上同样相得益彰、恰到好处；高跟鞋配上透明玻璃丝袜，上海女性责无旁贷地担当起引领时尚的弄潮儿。而这一切仅仅是上海女性的外在表现。

她们更令人吃惊的是在看似柔弱的外表下的坚强和坚韧。东方巴黎的罗曼蒂克下，女人始终和男人在同一片天空下奋斗，而且目标一致。老照片记录下她们的足迹。你看照片上穿着奇装异服的张爱玲骨子里洋溢着才华，始终优雅大方的董竹君在"锦江"浅笑盈盈，胡蝶甜美的酒窝成了她的标志，还有南京路上的康克令小姐、洋行里的女接线员、美容院里对镜自怜的淑女们……她们就这样定格在了那永恒的瞬间，任凭今人以挑剔的眼光来打量和评判她们。

老照片上的上海女性传递给我们太多的信息，让我们忆起这座城市有过的另类风情。"上海小姐"的评选原是场慈善活动，却在"选美"的旗号下演变成一场各阶层小姐、女士争奇斗艳的盛会；轰动一时的集体婚礼照片上，人影已经模糊，却不无真切地说明上海女性的新潮由来已久……

无数女性带着梦来到上海闯荡，她们鲜活的身姿生气勃勃地活跃在都市的每个角落。1930年代的上海在逐渐演变成一个国际大都会时，它独特的都市文化也孕育了一代现代女性。

吴 红 婧


目 录





“莫谓闺中无杰出，一飞直上九重天。”在20世纪初，女性还缠着小脚，骑自行车、开汽车的都没几个，更没听说过女性还能开飞机的年代，一个与众不同的女性却发出“中国女性不但能在地上走，而且能在天上飞”的誓言。她洗去脂粉，以非同一般的胆识、勇气和实力挑战自我，翱翔于蓝天白云之上，用生命演绎了人生的绝唱。

从电影明星到女飞行员

千万不要小看了照片上这位在飞机前留影的女子，她可不是一般人物，不要用现在“香车美人”的眼光衡量她，也不要以为她是在赶时髦作秀。这是位英姿飒爽的巾帼传奇人物，她的事迹让许多须眉自叹不如。她就是30年代著名女飞行家李霞卿。

16岁影坛初露锋芒

1928年，上海影坛骤然升起一颗耀眼的新星——李旦旦。这位少女在影片《冰清玉洁》中的表演，连“电影皇后”胡蝶都惊呼：“上海人大饱眼福，从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来了！”她就是李霞卿。李霞卿的父亲是一位生意成功的富贾，



她童年时随同父亲一起游历欧洲，故而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1926年，其父与人合作经营上海民新影片公司，在开通的父亲支持下，16岁的李霞卿初登银幕，父亲亲自给她取了艺名叫李旦旦。之后她一发而不可收拾，又接连拍了《和平之神》、《天涯歌女》、《海角诗人》等。1928年中秋，她与胡蝶、王人美、周璇、王莹、高倩萍、阮玲玉一起被誉为“星级七姐妹”。

一天深夜，民新公司遭歹徒袭击，不但存放巨款的保险箱被劫，就连会计毕永宏也被人用汽车绑架走了。李旦旦闻讯，一路直追，终于在外白渡口桥畔截住了逃跑的歹徒。歹徒见她是个小小女子，又只身一人，根本不放在眼里。岂料歹徒刚一出手，便被有几分武功功底的李旦旦一顿拳脚打得晕头转向。李旦旦一连击倒两个歹徒，又把为首的歹徒推入黄浦江，然后在会计毕永宏的协助下跳上汽车，火速驰往警察局报案。

事后，其父忧心忡忡，惟恐歹徒报复，女儿要遭意外。故此，待《木兰从军》一片拍完，即决定让她暂时息影。

1930年，18岁星运正红的李旦旦从银幕上消失了。在欧阳予倩、夏衍等建议下，父亲送她赴欧美研究考察西方电影艺术，以便为日后开拓我国电影事业做更多的事情。

告别明星光环，李霞卿登上法国邮轮，前往英国伦敦。此后几年间来往于英、法、美三国，结交了不少外国影星，专心研究西方影技。当时，国内广大影迷对李旦旦的去向十分关心，为此，民新电影公司特为她拍摄了一部新闻片《李旦旦放洋赴英美纪念》，在各大城市影院轮流放映。



上图：女飞行家李霞卿搭乘欧亚飞机作全国考察(1937年)。

左页图：1935年中国飞行社成立后招录了36名学员，1937年春有30名学员毕业，其中仅有惟一一名女学员。图为该女学员与李霞卿的合影。

“东方的蜻蜓”

如果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彻底改变了李霞卿的命运，绝没有人会想到银幕上清丽可人的她日后居然能驾机飞上蓝天。



上图：1936年，中国女子飞行第一人李霞卿回到上海。

那天，在法国旅游的她观看了一场飞行表演，在飞机离开地面直冲云霄的呼啸声中，她浑身颤动，热血沸腾，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刺激和兴奋，牵扯着她的心一起飞上蓝天……

不甘平庸的李霞卿作出了惊人之举，毅然报考瑞士日内瓦科恩梯南飞行学校。考官诧异地看着这个柔弱的东方女子，怀疑她是一时头脑发热，问她："在你的国家，女人都还缠着小脚，你为什么要选择飞行？"李霞卿说："我要让世界知道，中国女性不但能在地上走，而且能在天上飞。"她说到做到，一年后以全优的成绩毕业，成为第一个拿到瑞士飞行执照的中国人。随后，李霞卿又考入了美国奥克兰市波音航空学校深造。在这所不少教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王牌飞行员的学校里，李霞卿如鱼得水，航线、战斗、盲飞、霞雾飞、特技……她成绩斐然，凭借实力让飞行教官刮目相看，赢得了"东方的蜻蜓"美誉。1935年12月，她学成回国，决意在祖国的蓝天上大显身手，同时打破男人在这个领域的垄断。

蓝天上的橙红色旋风

1936年的上海，李霞卿这个名字抢尽了风头，从电影明星脱胎换骨而成飞行员的她在上海滩上刮起李霞卿旋风。要知道，那年月女子骑自行车、开汽车的也没几个，更别说女子开飞机了。是真的吗？当李霞卿在龙华机场举行飞行表演时，竟然吸引来15万人仰首翘望。



在众人怦然心跳中，李霞卿驾驶着橙红色“新中国精神号”单翼轻型飞机冲上蓝天，绕上海上空飞了三圈。当她开始表演空中特技时，观众的心再一次抽紧了，人群里有人紧张得惊叫起来。“她真的是银幕上的那个李旦旦吗？”“怎么可能，女人也能开着飞机上天？”直到这时，还有人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当橙红色飞机稳稳降落在停机坪上，李霞卿以矫健的身姿站立在众人面前时，掌声、欢呼声刹那间响了起来。

就这样，李霞卿打响了第一炮。她成为报社记者争相采访的对象，上到达官贵人，下到普通老百姓，津津乐道的全是有关她的新闻。数日后，李霞卿驾机从上海飞到南疆的湛江，又从北平飞到天府之国的成都，那一道橙红色旋风席卷祖国上空，在万里长空写下当时中国女子国内长途飞行的最高纪录。

李霞卿又一次出名了，她以非同一般的胆识和勇气挑战自我，摆脱了昔日电影明星的光环，唤起同胞姐妹对航空的关注，改写了中国航空史。

化作彩霞永留长空

1939年初的旧金山，蓝天上一架橙红色飞机表演了各种飞行特技之后，一个小蓝点从机舱爬向机翼。“上帝，那是一个女人！”看表演的人群中有人惊叫起来。

只见小蓝点挥舞着一根白色缎带，凌空做着各种令人目眩心悸的惊险动作。

这个小蓝点正是李霞卿，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李霞卿很快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工作。此时，她正在

上右图：李霞卿还是李旦旦时主演的影片《天涯歌女》。
上左图：1936年9月号的《中华》画报封面上，这位身着旗袍、手扶螺旋桨的女子，便是当时轰动全国的女飞行家李霞卿女士。

进行“抗日救国，匹妇有责”的爱国募捐飞行。

飞机徐徐落地后，她面对众人的欢呼，开始了激昂的演讲：“我亲爱的骨肉同胞，亲爱的美国朋友们，现在中国正受蹂躏，中国人民正在战火血泊中挣扎。国难当头，我环飞美洲宣传抗日，征求募捐，效力疆场，以尽匹妇救国之责，庶不负我怀抱……”



上图：站在飞机前的李霞卿英姿飒爽。

在圣地亚哥、贝市、洛杉矶等地，李霞卿受到当地华侨及美国航空界人士的热烈欢迎，盐湖城特地派出十五架飞机到离该市二十分钟航程的上空迎接，俨如国宾。

这个东方女子凭借高超的飞行技术一下子吸引了美国人的目光，“李霞卿热”从上海刮遍全中国，现在又刮到了美国，这使她的募捐活动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1940年，李霞卿又飞往南美洲各国募捐。在秘鲁，她驾驶一架军用飞机进行了长达一小时的表演飞行，这在秘鲁航空史上前所未有，于是又引起极大的轰动，秘鲁政府授予李霞卿一枚航空金质奖章。

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年李霞卿在一次募捐飞行表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她在五年的飞行史上曾有过一次飞机出险，用降落伞自救生命而幸免于难，这次她未能逃脱不幸。28岁的她就这样化作蓝天上一道灿烂的彩霞，永远与白云相伴。

“莫谓闺中无杰出，一飞直上九重天。”中国航空史上永远留下了李霞卿这个光彩夺目的名字。五年后，中航首次招募民航空姐，两千多名女性从广州、北京、昆明等地赶来上海，在四川路报名处排成长队，最后八位佳丽有幸成为中国民航史上首批空中小姐。相信她们中的不少人是感受着李霞卿的创举而勇敢地飞上蓝天揽月，李霞卿若是在天有灵，也该欣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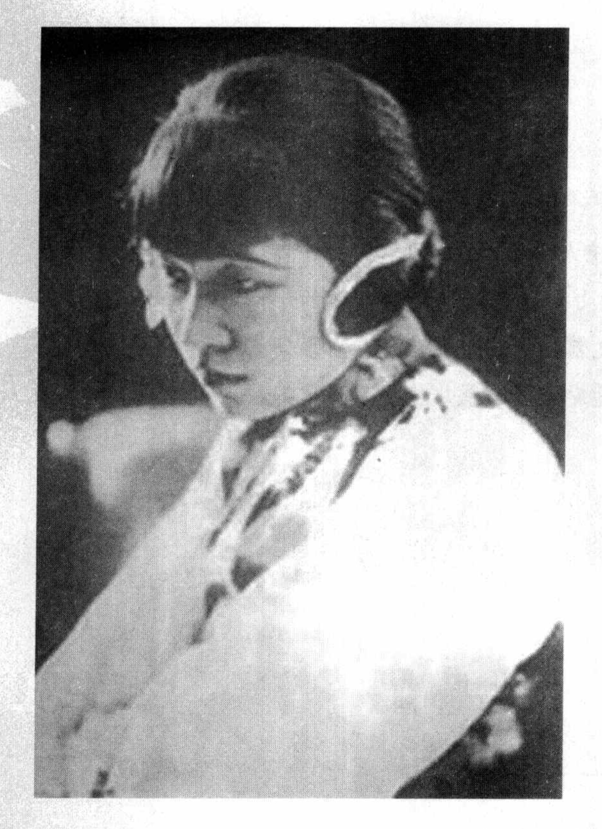
中国女性总在无声之处有惊人之举，在她们柔弱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颗坚强、勇敢的心。早在1928年盛宣怀的千金为遗产与同胞兄弟闹上公堂之前，一位缠着双足、眉眼间带着些许哀愁的女子已经勇敢地站在了公堂之上，为自己的名誉权而战。

敢为权利上公堂的女性

1928年下半年到1929年上半年的上海滩出了一桩争夺遗产的大新闻，以致当时的《申报》连篇累牍不惜笔墨地追踪报道，而市井民众更是津津乐道，密切关注事态的变化与发展。这桩轰动性新闻的主角是近代上海滩最大的豪门显贵盛宣怀的几位千金，她们不甘于遵从几千年来女子无权继承遗产的陋习，与兄长们对簿公堂争夺父亲留下的财产。

盛宣怀过世后人争家产

清末洋务运动领袖之一盛宣怀1916年4月病逝于上海，留下巨额财产。当时，为了统计他的动产与不动产，由李鸿章的大儿子李经方主持成立了一个“财产清理委员会”，3年



上图：中国第一个小脚电影明星王汉伦。
右页图：旧上海的女性已有勇气当众接受擦皮鞋服务。

后公告盛宣怀的遗产数为1100余万两银。不过，盛宣怀的后代多不善经营，反倒花钱如流水。1927年9月，当盛宣怀的继室、也是盛家当时的领导者庄夫人尚在弥留之际时，家人已经忙着分财产了。庄夫人去世后，盛氏后代围绕遗产展开了一场家庭大战，盛宣怀的长房长孙盛毓依照传统的大家庭析产法，认为自己理所应当该得双份，而诸位叔叔偏不同意，大家各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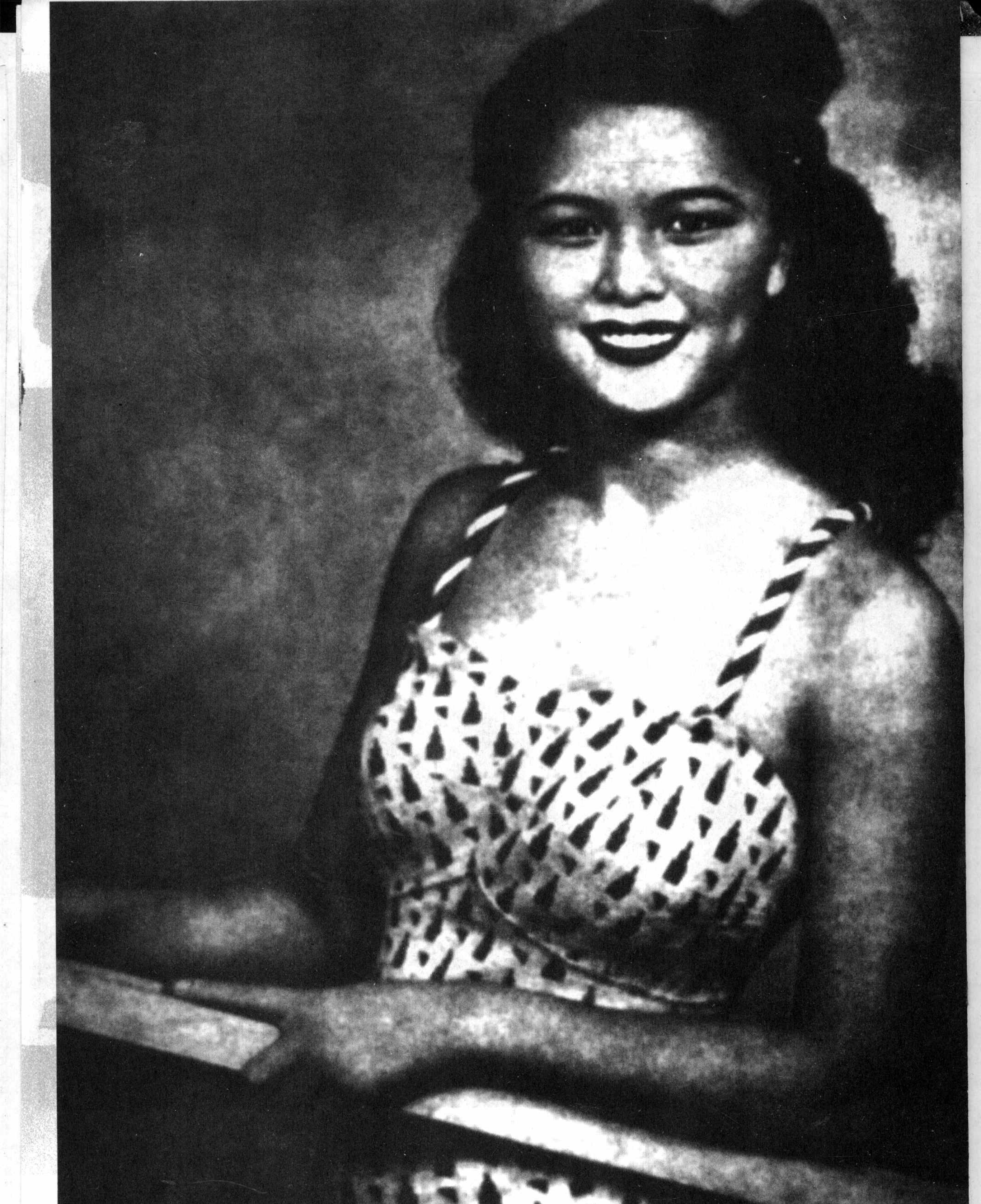
不过，这还不是最精彩的，令人刮目相看的是盛宣怀的女儿们也不甘示弱，要求男女平等，平分家产，而这实在有违于当时社会的理法和中国大家族的传统惯例。

盛家千金争遗产

1928年2月，盛家的四公子、五公子、七公子和两个侄子将庄夫人在世时创设的愚斋义庄的350万两银子据为己有，尚在闺中未出嫁的七小姐盛爱颐和八小姐盛方颐被排斥在外，分文未得。当时掌管家庭的盛老四夫人孙用慧为节省整个家族的庞大开支，采取了遣散众多佣人的方法。被遣散的佣人中，不少已在盛家服侍了几代人，有的一家人都在盛府当差，现在一下子被赶出去无以维生，便在七小姐盛爱颐面前乞求怜悯，苦苦哀求。七小姐见多识广，加上民国后女性地位日渐提高，年轻气盛的她不服自家兄长欺人太甚的做法，决意争回自己的那份财产，以养活这些人。

盛家的公子哪肯答应，双方先是口舌之争，最后终于闹上了公堂。宋霭龄曾当过盛家五小姐盛关颐的家庭教师，她





获悉此事后，为盛家千金打气壮胆，于是由七小姐盛爱颐出头，重金聘请名律师陆鸿仪、庄曾笏代理案件。盛家公子也不甘示弱请了名律师。这场官司被《申报》曝光后，其来龙去脉很快就流传于大街小巷。

盛家千金依据民国后法律上已有男女平等之条款规定，以及第二次国大妇女运动决议案中的相关规定，提出未嫁女子应与同胞兄弟有同等继承财产的权利。而盛家公子则认为该笔遗产是1916年盛宣怀去世时留下的，当时尚无男女平等的规定，故未嫁女儿也能继承财产乃无法律依据。

1928年9月5日，租界的临时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首开先例的女子争取与男子同等遗产继承权的官司。前来旁听的达官贵人、名律师不计其数，《申报》等大小报社的记者都到庭旁听，可谓万人围观。一个月后，法院判定盛爱颐胜诉，可分得遗产五十万元。八小姐见状，也向法院要求遗产继承权，她同样获得胜诉。

盛家的这场遗产官司打了近一年，花费无数才有了结果，法庭虽然最终判决盛家七小姐和八小姐可以继承遗产，但只能得半份，盛家儿子可得双份。这两位小姐获得愚斋义庄遗产中的100万。

左页图：上海小姐的勇敢在前卫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我的名字不能作招牌

中国女性总在无声之处有惊人之举，在她们柔弱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颗坚强、勇敢的心。早在盛家千金为遗产闹得满城风雨之前，一位缠着双足、眉眼间带着些许哀愁的女子已经勇敢地站在了公堂之上，为自己的名誉权而战。

王汉伦是中国电影史上惟一一位有着一双缠足小脚的明星。她出身名门，家中极富有，被父亲视若掌上明珠，送她进上海圣玛丽女校念书。父亲去世后，由兄嫂作主嫁给东北



一个姓张的人做妻子，不久，因不满旧式婚姻的限制和束缚而离家出走，又回到兄嫂家里。为养活自己，她先在虹口一所小学里担任教员，报酬很少，入不敷出。后被录用为四明洋行的打字员，再考入明星影业公司。兄嫂知道后大为恼火，说："我们祖上是状元府第，戏子上门都不让坐高板凳，如今你偏去当戏子，丢尽了祖宗的脸。"王汉伦为此和家庭脱离关系，决心做一个自食其力的新女性。1923年，她因主演《孤儿救祖记》而一炮走红。



上图：王汉伦在《孤儿救祖记》中。
左页图：柔弱的外表下是一颗坚强的心。

成名后，上海一家烟草公司打着王汉伦的招牌生产"汉伦牌"香烟，王汉伦获知后控告烟草公司侵犯了她的名誉权，要求赔偿，并立即停止生产"汉伦牌"香烟。烟草公司愿意以4000元的代价获取继续生产出售"汉伦牌"香烟的特许，被王汉伦毫不犹豫地拒绝。她在公堂上说："倘若我贪图这4000元金钱的话，就不会打这场官司了，我的名字决不允许被你们用作招牌。"

自食其力同命运抗争

其实，当时的王汉伦还是很缺钱的，虽说已是大明星，报酬却很低。明星影片公司因拍摄《孤儿救祖记》获得了可观的票房收入，新建了摄影棚，添置了照明灯，搬迁了办公楼，而王汉伦的津贴仍旧是每月二十块大洋。她被长城画片公司许以高报酬从"明星"挖走后，拍了三部影片却并没有得到什么"高报酬"，虽经法院交涉，也没有着落。对于王汉伦来说，这笔钱还是很可观的，但为了名誉权，她放弃了金钱，选择了尊严，并赢得这场官司的胜利。

后来，她决定自组公司拍片，公司的名字就叫汉伦影片公司，投拍的第一部影片叫《女伶复仇记》。影片拍成后，王汉伦赴全国各地巡回放映，每到影片放映幕间休息时，即登

台和观众见面，盛况空前，片商纷纷前来上海购买此片的拷贝，王汉伦也因此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这笔收入就成为她息影之后的生活开支。

王汉伦一生都在为自食其力而努力。她于1930年告别影坛后，开办了一家汉伦美容院，成为我国最早研究美容术的女性之一。汉伦美容院开张后，经常遭到地痞流氓的敲诈勒索，但她还是咬紧牙关坚持办下去。上海沦陷期间，王汉伦穷困潦倒，靠变卖家具和衣物维持生活。抗战胜利后，刚四十岁出头的她想重返影坛，但某影片公司老板却说："你自己照照镜子吧！"显然，她在电影公司老板的眼里已经人老珠黄，再也没有昔日的号召力了。



豪门千金从小目睹祖辈或父辈们三妻四妾，自己的母亲生活在没有爱情的婚姻中备受折磨。当她们将要婚嫁时，总盼望自己的婚姻不要重复母亲的不幸，但命运似乎总爱捉弄她们。随着时代的进步，女性已开始觉醒，她们渴望成为真正的时代新女性。

她们在围城里苦苦挣扎

有人说婚姻可以改变女人的一生，这可能是好的一面也可能是坏的一面。旧时代赋予女性的社会角色是贤妻良母，负责生育儿女、照顾丈夫、打理家务。住在花园洋房里的太太十指不沾阳春水，可惜丈夫多半另有所爱，小公馆、姨太太让她们平添无数烦恼；小康之家的太太虽有娘姨做家务，她们总还不忘管理家里的柴米油盐，一本细账明明白白，她们或许沾染上很多世俗的东西，但她们却是这座城市中最精明的主妇。

套用那句经典之语：婚姻是一双鞋，舒服与否只有自己知道。追溯已经流逝的岁月，寻找历史的点点痕迹，往昔的故事渐渐清晰浮现。



苦命的盛家八小姐

昔日上海滩上有几家风云一时的豪门大族，他们互相攀龙附凤，强强联姻，以求富贵永葆，儿孙世代昌盛。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是一种不幸，豪门千金从小目睹祖辈或父辈们三妻四妾，也许自己的母亲也是不幸婚姻的牺牲品。与夫家的门第、家世相比，丈夫人品的好坏实在太重要了，但命运似乎爱捉弄她们，她们的婚姻不会比母亲好到哪里，这一点我们从盛宣怀家儿女的婚事上便可窥一斑而见全貌。

盛方颐是盛家的八小姐，长得秀气而文弱，对家人言听计从，是兄弟姐妹中最懦弱的。她也算是经过了自由恋爱后嫁给了彭震鸣，却和美好的爱情无缘，婚后的生活郁郁寡欢。彭震鸣是扬州大盐商周扶九的外孙，家中不富裕却极会花钱，还喜欢滥交女友，靠着舅舅的帮衬开着车，一副有钱少爷的派头。他看上了盛方颐，大肆追求，很快便赢得八小姐的芳心，在大华



饭店摆下了排场空前的婚宴。

盛方颐的母亲知道女婿没什么钱，生怕女儿婚后吃亏，便出钱在今天的黄河路替他们盖了一栋花园洋房，又把梅东新村的几栋楼房出租收房租给他们作日常开支。可这位彭公子不争气，守着受用一辈子的钱财却不安分，婚后没多久便故态复萌，又在外到处寻花问柳，还常不回家。盛方颐原本老实，哪管得了如此荒唐的丈夫，慢慢变得沉默寡言起来，整日里难得一见笑脸，后来索性吸上了鸦片麻痹自己，百事不管。

彭震鸣越闹越不像话，没有几年就把家当挥霍得差不多了，先后卖掉了自家住的花园洋房和梅东新村的几栋楼房，可怜的盛方颐只得跟着他一次次搬家，最后只租得起普通人家的房子。盛方颐万般无奈，鸦片吸得愈发厉害，最后因吞食生鸦片而中毒身亡。她婚后所拍的照片几乎没有一张能看

左页图：盛家八小姐因为丈夫经常在外花天酒地而愁眉不展。
上图：打麻将是有钱又有闲的太太们最好的消遣方式。

到笑脸，这和她的极度忧郁不无关系。



豪门联姻怨妇多

盛方颐的嫂子孙用慧的命运和她一样倒霉。孙用慧是民国总理孙宝琦的女儿，她少时随父去过英法等国，还进宫给慈禧当过翻译，这样一位作风洋派的女子偏偏嫁给了有一夜豪赌输掉一条弄堂“壮举”的盛恩颐。这还不算，盛恩颐姨太太养了一个又一个，一年到头也就过年时回几天家。孙用慧又气又恼，加上两个孩子先后夭亡，脾气越来越坏，甚至变得很古怪，身体也被拖坏，53岁时得肾病而死。

还有盛家的五小姐嫁给了台湾巨商林薇阁，后因感情不合离异；六小姐嫁南浔富商之子，也因感情问题而离家出走；七小姐盛爱颐开始爱上宋子文，因为母亲嫌对方门第低而反对，等到宋子文高官厚禄却背信弃义另娶佳人，七小姐直到32岁老姑娘时才出嫁，这场失败的恋情始终让她难以释

怀。

还有那幢被人写过无数次的铜仁路上的绿屋里的吴同文太太，虽然身处号称远东第一豪宅的绿屋，却无幸福可言。

吴同文太太是贝家的九小姐。当年吴家和贝家都是靠做颜料生意起家，两家是近邻，贝家九小姐从小就和吴同文认识。不过他们的婚姻却是媒妁之言，是金钱与门第的攀附。贝家九小姐26岁时就遭丈夫厌弃，吴同文娶进一位自己喜欢的欢场女人做姨太太，并且让她一同住进绿屋，就生活在贝家九小姐的眼皮下。他很努力地试图一碗水端平，隔日在夫人和姨太太房里轮流过夜，不过夫人并不领情，怒气始终难平。贝家九小姐后来赌气常住香港，倒给了吴同文便利，从此他携姨太太一同出入社交场合，如鱼得水。

据说吴同文太太的生活极奢华，仅化妆间就豪华到在化妆镜的上端安装香水，只轻轻一按，香雾徐徐喷下，笼罩上全身。可这样的豪华并不能慰藉她寂寞的心灵。女为悦己者容，她的精心打扮给谁欣赏呢？

苏青在《论离婚》一文中这样写道："男人厌弃了黄脸婆，尽可在外头寻花问柳，姘居纳妾，甚至再来重婚一个'夫人'，他们用不着逼太太离婚，尤其是太太已养了成群儿女，则留在家中就替他照顾儿女也是好的。"不管你的出生多高贵，你的学识多出色，那个时代的女性大多数还是懦弱的，面对名存实亡的婚姻，她们甚至从不曾想过要冲破它，她们只能在痛苦中麻木，在麻木中走向死亡。

左页图：敢于这样打扮的女性一定不会甘心在围城里苦苦挣扎。

"娜拉"觉醒前的困惑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电影里有着不少这样过日子的女性——

吃过早中饭她跟娘姨交代完家务后便换好衣服出门打麻



将，午后闲暇的时光她多半和其她太太聚在一起消磨时光。她们多半是爱串门、爱交际，有时间、有闲钱的女人，过着小康的日子，家务有娘姨打点，孩子已经上学。假如正好新买了首饰，她一定会戴上，因为牌桌上太太们总免不了互相攀比“行头”。

她们围坐在牌桌前，尖尖十指灵巧地摸着牌，口里聊着鸿翔的新款外衣、哪家的少爷娶了谁家的千金、周璇新推出了唱片……麻将打了一圈又一圈，吃过了下午的银耳莲心羹后太阳很快西下，于是有人起身告别，准备回家迎接孩子和丈夫。太太的生活虽说衣食无忧，终究有些无所事事。假如黄昏时分丈夫能准时回家，晚上的时间还算热闹，一天里大概只有这时太太的心里是充实的。

遇到刮风下雨，或者不想出门的日子，她会坐在家里的沙发上，听听收音机和唱片打发时间。兴致好的话，就织织绒线衫，柔软蓬松的绒线缠在手里，有一丝醉醺醺的慵懒，这时的她活脱脱一个贤妻良母的样子。这样的生活并不等同于幸福，假如婚前她受过不错的教育，那么那种痛苦和挣扎便会成为折磨，似乎父母供她上学将她造就成“琉璃瓦”，就是为使她嫁到一个可以为她雇佣娘姨的丈夫，她的主要任务是生子，尽心尽力服侍丈夫，用“密丝佛陀”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等待着丈夫的欣赏。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创办了一本有全国影响的妇女杂志《妇女生活》，它的“信箱”栏目很受欢迎，收到不少女性读者的来信，其中就有生活环境比较优越、但已不单纯满足于贤妻良母式生活的主妇。一位叫朱婉芬的女士在来信中说：“我是个已婚的少妇，我的丈夫就是我的爱人，对于这方面我是该说绝对满意的，我已有两个孩子，但现在我却非常苦恼着。我不愿做贤妻良母，我觉得我还有比这更重大的责



左页图：女孩脸上有着淡淡的忧愁，她是在为将来担心吗？
上图：这位两个孩子的妈妈看上去很是幸福。

任，我需要做一个中国人，我不想自己看到什么成就，我只要尽一份责任，但是在我的周围我找不到同情我的人，我真苦闷。”

通过《妇女生活》给一位主妇的忠告，我们可以看到她的境遇。“你为你的丈夫治家，为你的丈夫私自举债，为他筹学费，一切为他瞒歹说好，满望他学成致用，夫妻共享燕乐。可是他现在不顾你了。你是典型的良妻，而良妻的下场如此！请你读一读《娜拉》吧，看了你可以决定你以后该走的路。”

显然，这两位女性都已不再满足于她们所扮演的角色，她们开始意识到女人还有比照顾家庭、取悦丈夫更重要的事，不再甘心悠闲地坐在沙发里无所事事，或者在牌桌上消磨日子。物质生活填补不了精神空虚，她们渴望成为真正的时代新女性。

于是，洋房里最终走出了勇敢的苏青，从一个少奶奶奋斗成为靠赚稿费养活孩子的职业妇女。



苏青和董竹君都是不满自己的婚姻状况，离家出走的中国“娜拉”。她们一个靠卖文谋生，坐着黄包车向书商追讨稿费；一个在上海滩艰辛创业，经历了艰难和坎坷并最终成为著名的女实业家。她们用自己的成功告诉世人，要想成为新时代摩登女性必须要有不屈不挠、自强不屈的精神。



自强不屈的“娜拉”

1935年的中国，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全国各地频繁上演，上海左翼剧社也大规模上演“娜拉”，这一年被称为近代中国戏剧史上的“娜拉年”。娜拉在国人心里引起的反应是毁誉参半。“娜拉并不容易做”是苏青的感慨，苏青该是有资格评判娜拉的，她们都是自动退职的夫人，丈夫即便有千般的不愿也奈何不得。当苏青靠卖文谋生，坐着黄包车向书商追讨稿费的时候，她至诚地告诫姐妹们：掌握谋生技能是女性能否堂堂正正做人的首要条件。



上图：1944年出版的苏青的《结婚十年》。

带着四个孩子离开四川的封建家庭，在上海创业并最终成为著名女实业家的董竹君，一路上走过来满是艰难和坎坷，她用自己的成功证明新时代的摩登女性是不屈不挠的。

“娜拉”实在太苦了



苏青认为自己的职业妇女生涯实在太苦了，万不及家庭妇女那么舒服。她说：“在我未出嫁前，做少女的时候，总以为职业妇女是神圣地，现在做了几年职业妇女，虽然所做的职业不能算困苦，可是总感到职业妇女比家庭生活更苦，而且现在大多数职业妇女也不能完全养活自己，更不用说全家了，仅是贴补家用或个人零用而已。”

说这话时，苏青在文坛上已有名气，她把自己的经历写入了《结婚十年》和《续结婚十年》，这两本书一版再版，加上其他的稿费，苏青养家糊口并不艰辛。但她一想到“房间里每一样东西，连一粒钉子，也是我自己买的”，买衣料、做衣服都是女伴陪伴，就会心生不平，说：“这又有什么快乐可言呢？”她终究难以忘记 “用丈夫的钱是一种快乐”。

苏青原本是个平凡也甘于平凡的女性，走过一般传统女性最为平常的婚烟之路。因夫妻反目而离婚后，为了抚养3个孩子她只得靠写作卖稿为生，可以说是被生活逼迫而成为“娜拉”的女人。她坦然地合盘托出了自己为什么要选择做“娜拉”的理由：我是个天生贱骨头，觉得嫁得个丈夫若不能尊敬我，爱护我，或者是个不能使我尊敬，被我爱恋的人，就是做总统夫人也没有意思。还不如一个没有丈夫而能独立的女人，来得自由，过得快乐。

苏青从成为职业妇女的那一天起就不得不为柴米油盐操心，而她的小说、散文里记叙的也都是日常生活的琐碎事物，谈穿衣吃饭、侍夫育儿，所以张爱玲眼中的苏青就象征了物质生活，因为她是以一个普通人的眼光来观察人们的衣食住行生活场景。

上图：1947年出版的苏青的《续结婚十年》。
右页图：锦江女老板董竹君的优雅和大方在当时有口皆碑。

职业让她们挺直腰杆



苏青是个母亲也是个职业妇女，身兼二职感慨颇多，忍不住为自己抱不平："工作辛苦是一端的，精神上也是很痛苦。职业妇女，除了天天出去办公外，还得兼做抱小孩洗尿布生煤球炉等家庭工作，不像男人般出去工作，家里事务都可以交给妻子"，"而社会人士对于职业妇女决不会因为她是女人而加以原谅"。

不过，苏青是热爱她的选择的，当她对记者发着"男人总不太喜欢职业妇女，而偏爱会打扮的女人"的牢骚，说什么没有职业的妇女可以专注打扮以赢取男人的爱和喜欢的时候，她正自豪地享受着职业女性那片天空给她带来的自给自足的傲气，得意地挥洒着她的才情于纸笔之间。职业，让她挺直了腰杆，在被指责给文坛造成一种荒靡的文风之时，掷地有声地回击道："我也可能用不当的手段换得较好的物质享受，然而我没有这样做过，因为我有自尊及尊重别人的心"。

她的尖刻依仗的正是职业妇女的自强和自立。

苏青就这样带着一鸣惊人的张扬活得热热闹闹。看她的文章，好像看到一个人正在马路上忙忙碌碌，剪衣料、做衣服、买皮鞋、看牙齿、跑美容院，苏青好像离我们近在咫尺。苏青并不寂寞，有一大批像她这样活跃的职业女性，忙碌而自信地工作着、生活着。如大陆报馆的主任和打字员都是女性，她们属于最早的职业妇女。当时电话的出现给一部分女性提供了很好的就业天地，因为考试很严格，最后被录取的幸运儿并不多，当一名接线生成为许多女性梦寐以求的工作。如果能被派到大洋行当总机，待遇还会更好。女接线生的收入有时可以负担一家人的生活，因此她们比当时一般的女性更加独立。

右页图：57岁时的董竹君风度不减当年，1957年摄于犹太人开的圣色蒂照相馆。

冲破夫权束缚的新女性



当苏青任性而娇憨地对记者数落社会对职业女性的不公平之时，在上海滩上成功创业的董竹君用她的精明和成功证明了巾帼不让须眉，而她的美貌、摩登以及曾经是长三堂子里清倌人的经历又使她充满了神秘和传奇。

董竹君的一生充满了坎坷。她天生丽质，13岁因家境贫困，父亲病重，被送进了青楼当清倌人。她的美貌和歌喉成了妓院老板的摇钱树，"水牌"总是写得满满的。

在这个嘈杂的烟花柳巷，董竹君与前四川省副都督夏之时相遇了。夏之时早年留学日本，后来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以新军军官身份领兵起义，被推为革命军总指挥。这时的董竹君出落得俏丽动人，老鸨欲拿她的身子去赚更多的钱。董竹君存下了一份心思，开始在客人里挑选能够托付终身的对象。夏之时正是在这个时刻走进了她的视线，使她感到异样的温暖，而董竹君的容貌和聪明令夏之时怦然心动。

董竹君后来设计摆脱了看管她的人逃出妓院，投入了夏之时火热的怀抱，两人结为夫妻，一同去了日本。在日本六年，董竹君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并利用这个机会读书。她的文化，还有后来很多开明的思想，应该说源自在日本读书的这六年。

当她随夏之时回国到四川夏家生活后，夏之时突然被解除军权。终日无所事事的他意志消沉，不仅对董竹君连生四个女儿非常生气，还对董竹君热心社会事业深感不满。董竹君容忍了这一切，她对丈夫始终怀着一种深深的感恩之情，

因为是夏之时把她从火坑里拉出来，给了她一个重生的机会。然而，夏之时开始以搓麻将和抽鸦片度日。后来，董竹君虽然生下一个男孩，但夏之时重男轻女，不允许女儿读书。一次为了一点小事，他竟然掏出手枪来威胁董竹君。

1929年，董竹君毅然放弃了舒适的生活，迎着新文化新思想的召唤，带着四个女儿回到上海。

巾帼不让须眉

在上海，董竹君和夏之时曾经就他们的关系谈过一次话，结果夏之时那句"你跟我夏之时离婚，将来在上海滩站得住脚，能把女儿养活养大的话，我在手板心里煎鱼给你吃"，让董竹君下决心断绝了夫妻的关系。

离婚后的董竹君带着四个孩子苦度岁月。为了抚养孩子，她经常出入当铺。1930年春末，董竹君向朋友借钱创办了群益纱管厂，眼看事业慢慢好起来，不料厂房被日军飞机炸为一片废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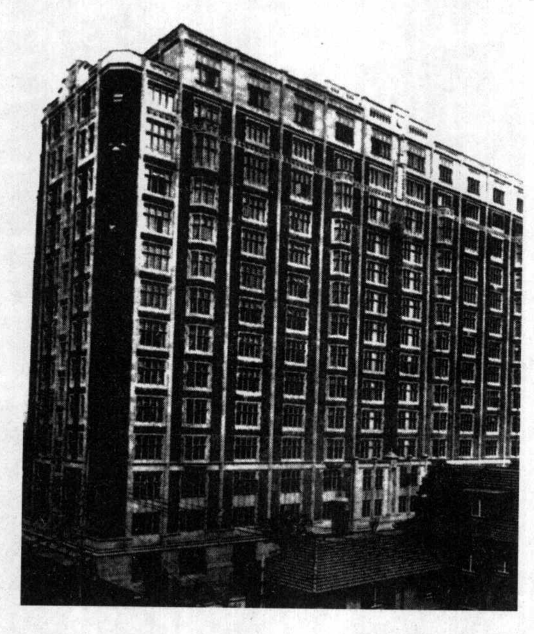
毫不气馁的董竹君经过一番策划再次筹集资金，于1935年3月创办锦江川菜馆，次年又开办了锦江茶室，"锦江"在她的经营下很快闻名上海滩。

董竹君的坚强能干和漂亮时髦是人所共知的，美丽的女人不免有人会不怀好意。为了扩建锦江川菜馆，她不得不和别有用心的法租界公董局董事张某周旋；面对流氓的捣乱，又应付于帮会大亨之间。"锦江"两店表面上有国民党的党政要人、杜月笙等经常出入，其实更是党的地下工作者和进步人士的接头地点，董竹君为革命工作尽心尽力。她活得从容而又美丽，赢得了人们的广泛尊敬。解放后，她奉命将锦江两店扩大并迁移新址，建成锦江饭店，然后将锦江饭店无偿交给政府。此后，董竹君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享受了半个

世纪的荣誉。

董竹君和夏之时离婚后再也没有结婚，她与夏之时之间似乎一直还存在着藕断丝连的微妙感情。正式离婚后，夏之时一直认为也希望着董竹君能回心转意，重回他的身边，他等了六年才和一个中学老师结了婚；在董竹君离开他二十年后，听说上海处于解放军的包围之中，夏之时还特地来信力劝她到四川去躲避兵灾。而董竹君也一直把她和夏之时的结婚照放在卧室的床头。带着甜蜜而沉重的回忆，她的人生在1997年12月走到了尽头，她98岁高龄时在北京去世。

董竹君的思想和创业理念一直是比较新潮的。1914年，15岁的她毅然嫁给比她大27岁的夏之时，成为新娘的那天，她化了妆梳了头，还穿了一身白色纱裙。在成为锦江女老板的日子里，她的端庄和优雅总是给人一见难忘的印象。她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女实业家，也是追逐在时尚前端的新女性的代表。



锦江饭店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破天荒出现了一大批独身女子。她们一个人过日子，有一份工作，挣一份薪水，独自租一套房子，真正地自己承担自己。她们活得精彩而不寂寞，不太在乎世人看待她们的眼光里偶尔流露的异样和暧昧，当仁不让地和男人分享一片天空。





住公寓的单身女子

偶然的机会，在电视上看到一档很精致的节目，介绍上海的老公寓，画面上公寓的女主人，如今已经是外婆和祖母了。说起让她们引以为自豪的老公寓，让人透过那已经微微泛黄的瓷砖、浴缸、水池，仿佛看到了昔日它有过的优雅和华贵。

原来张爱玲曾经住过这里。电视上的画面是常德公寓，老太太指点着告诉观众，于是脑海里穿着奇装异服、性格骨子里带着忧郁与迷茫的张爱玲跃进了画面，心里不由想像起当年张爱玲的华丽客厅的样子。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公寓里住着许多像张爱玲这样的独立女性，后来还有了专为她们而建的女子公寓。

职业女性的选择

公寓，不同于被高高的围墙包裹着的老洋房，也不同于海派文化酝酿出的独特的石库门建筑，更不同于比石库门少了个天井的东洋房子。在当时的十里洋场，公寓是另一种身价的代表。它位于城市的闹市区，鲜活得为来来往往的人群注视，而公寓里的人也能居高临下地观察楼下的行人。可以想像，当张爱玲穿着色彩艳得刺眼、大红底色配大朵蓝色或白色花的旗袍走出公寓时，她对于公寓外面的人是一个谜，也许她还成了某些不知情的人对纸醉金迷生活唾骂的素材。

张爱玲的公寓生活是和姑姑联系在一起的。已经五十多岁的姑姑还是个独身女子，她不曾想过要终生不嫁，可惜她没有张爱玲幸运，至少还和胡兰成有过一段短暂的倾城之恋，虽然这个男人后来为活命又抛弃了她。姑姑没有等来一个她愿意终生厮守的男人，但她不会为此放弃享受生活的乐趣。即便单身一人，姑姑仍把一个人的日子过得精致而又生机勃勃。名门之后、世家子弟的姑姑继承有丰厚的遗产，不过不如用自己挣的钱来得自由自在。善于享受生活的她聘了一个法国厨师为她烹饪，再聘一个白俄司机为她驾驶那辆白色的私家轿车。姑姑还是那个时代引领潮流的新女性，她拒绝一辈子在吃喝玩乐中消磨年华，毅然选择当职业妇女，于是这位名门之后做电台的播音员、做办公室的文员，同时像其她职业女性一样住公寓，她和张爱玲两人还实行“AA 制”。

很容易理解姑姑和张爱玲为什么偏爱公寓房子，公寓最大的特点是它没有弄堂房子的喧嚣，一门一户住户彼此不必往来，外人无法窥探到个人隐私。这里有着一年四季保持温度的热水汀，宽敞的卫生间和厨房，还有受过良好教育的新派男女。公寓的生活如同它的建筑和住在里面的人，优雅却

右页图：张爱玲的衣着打扮永远是独一无二的。

不张扬，安静却不守旧。当时的上海，破天荒出现了一大批类似姑姑、张爱玲这样的独身女子。她们一个人过日子，有一份工作，挣一份薪水，独自租一套房子，真正地自己承担自己。她们活得精彩而不寂寞，她们不太在乎世人看待她们的眼光里偶尔流露的异样和暧昧，耐心等待一个她们真正想嫁的男人。她们当仁不让地和男人分享天空，是这个都市培养出来的并被这个都市所欣赏的一群人。



张爱玲眼中的公寓生活

在张爱玲时代，苏州河畔的水景公寓——河滨大楼、武康路和淮海路交界的"九层楼"公寓、淮海路上今妇女用品商店前身的培文公寓、雁荡路和淮海路交界的永业大楼、虹口区的PS公寓、衡山路上的衡山公寓、南昌路和茂名路上的南昌公寓等处，都住着不少职业好、收入高的单身女子，只是她们没有张爱玲的名气而被湮没在时代的气息里，张爱玲幸运地成了她们的代言人。

显然，张爱玲是极爱她的公寓生活的，为此她专门写下了《公寓生活记趣》。她对浴室里的热水汀情有独钟，说："自从煤贵了之后，热水汀早成了纯粹的装饰品。构成浴室的图案美，热水龙头上的H字样自然是不可少的一部分；实际上呢，如果你放冷水而开错了热水龙头，立刻便有一种空洞而凄怆的轰隆轰隆之声从九泉之下发出来，那是公寓里特别复杂、特别多心的热水管系统在那里发脾气了。即使你不去太岁头上动土，那雷神也随时地要显灵。"她喜欢公寓里比较简单的"居家过日子"，找个清洁公司每隔两星期来大扫除一下，也就用不着打杂的了，声称没有佣人也是人生一件快乐事时，调侃地开玩笑"即使雇得起人，也得准备着受气。抛开一切平等的原则不讲，吃饭的时候如果有个还没吃过饭的





人立在一边眼睁睁望着，等着为你添饭，虽不至于使人食不下咽，多少有些讨厌。”

公寓生活在她笔下似乎是琐碎的，但她不厌其烦。梅雨季节发水灾时，她和姑姑忙了两昼夜清理污水；身居高楼，被迫倾听街上的嘈杂声和深夜电车的吵闹声；还有淘米时发现米虫吓得丢下饭锅逃之夭夭，看似无聊的事竟也充满情趣。当然，她也有好奇心，比如夏日里冷眼旁观着诸位邻居的私生活。那个开电梯的人是她关注的对象，她细心地留意到，“我们的开电梯的是个人物，知书达理，有涵养，对于公寓里每一家的起居他都是一本清账。再热的天，任凭人家将铃揿得震天响，他也得在汗衫背心上加上一件熨得溜平的纺绸小褂，方肯出现。他拒绝替不修边幅的客人开电梯。”这时的张

上左图：张爱玲和姑姑在屋顶阳台上，照片中的张爱玲穿着继母的旧衣服。
上右图：张爱玲小时候和姑姑、大侄女的合影。张爱玲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和姑姑朝夕相伴。

爱玲傲气不见了，却多了些许生活气息。

张爱玲和胡兰成那一段轰轰烈烈的恋情，为她的公寓生活添上了浓浓的色彩。据说张爱玲住过的老公寓，因为张爱玲的小说和名声而不断有“张迷”去造访，弄得现在的住户很是头痛。人们想一睹曾经令胡兰成感到震慑的那华丽不羁的客厅，盘桓在张爱玲和胡兰成共同眺望过朝霞与暮霭的大阳台上。可惜时过境迁，华丽的客厅而今被分割派了其他用场，阳台外的景致更不可同日而语。好在电梯还是那部奥斯丁，人字图案的栅栏依旧。

女子公寓里的单身女子

1930年代，外省迁入上海的单身女子数量不断增加，加上上海还有一批数量可观的大中学校女生，她们毕业以后也在上海就业。

女性为谋求经济上和生活上的独立，需要单独的住房，造成了住房困难。毕竟能像张爱玲和姑姑这样租得起公寓的人并不多，借住在亲戚或朋友家里不方便，而单身女子住在“七十二家房客”这样的地方又有许多不安全因素。上海华洋杂处，三教九流会聚，流氓帮会势力蔓延，单身女子的安全是个大问题，加上市区内的房租比较贵，刚刚就业的女子难以承受，于是便孕育而生了女子公寓。

1932年春夏间设在鲁班路蒲柏路口504号（今重庆南路太仓路口）的上海女子公寓落成。公寓内的房间均是单间房，每间房间的陈设较简单，有两张单人铁床、一只五斗橱、若干把椅子和一个小闹钟。公寓设有供应住户饭食的饭厅，如果住户嫌饭厅的饭菜不对胃口或是太一般，还可点菜叫人另烧小灶。女子公寓有专门人员进行管理，和今天一些现代化公寓的物业公司有几分相像，假如住户晚归，不用担心公寓

下图：张爱玲的母亲是个西洋化的美人。



会大门紧闭，一定会有人为你守门；住户若是得了病，身边没有家人和朋友照顾，也会有人把她们送往附近医院诊治。

女子公寓的出现被视为新兴事物，当时几家报社的记者专门去作了一番采访，在文章中如此描述："淡黄的粉刷，新的床，新的桌椅，以及一切女子日常所需的新用具，有美皆备，无丽不臻；有水汀，有漂亮的浴室，有聪明伶俐的女侍者，甚至有烧饭娘姨，也是一个年纪在二十左右决无村俗之态的女子来担当，我在当时置身其间，恍觉身入了女人国。"女子公寓在记者笔下可谓妙笔生辉，事实上它面对的住户主要是经济收入较低的职业妇女，为照顾刚从学校毕业的职业女子还辟有廉价房。因为女子公寓挂着中国妇女节制协会的牌子，所以小流氓轻易不敢来捣乱。

女子公寓的生活丰富多彩，不时会举办一些活动，以联络大家的感情加强交流。1933年1月2日，这里就举行了新年聚餐会，参加者每人交纳餐费0.5元，聚餐会上大家还表演了拿手的节目，气氛非常热烈。

在上海的天空下，独立自信的女性慢慢融入城市的节奏中，最终成长为都市中成熟的女性，这座城市是她们表演的舞台，城市也因她们的存在而精彩。



上图：张爱玲的自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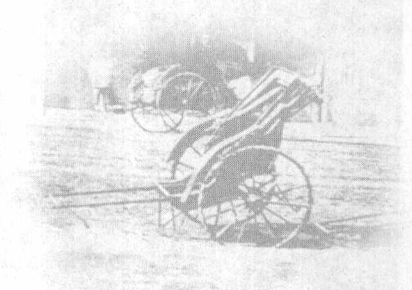
她们是一个颇为独特的群体，年轻、受过教育、知书达理，她们窈窕的身影在南京路上翩然而立，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她们穿着得体，偶尔会买上一枚胸针犒劳自己；下班后，她们会结伴看场电影，偶尔也会模仿女明星的发型和打扮；她们熟悉“老凤祥”、“裘天宝”的首饰，那些璀璨夺目的钻石让她们一饱眼福，只是她们不会奢望有一天自己修长的手指上能戴上一枚钻戒。小小三尺柜台，成为她们演绎人生喜怒哀乐的舞台。

南京路上的女店员

漫步在上海大大小小的商业街，为各种品牌促销的形象小姐我们早已司空见惯。其实，她们对于上海人来说并不陌生，因为七十多年前她们的身影已经在南京路上翩然而立了，小小三尺柜台成为她们演绎人生喜怒哀乐的舞台。

美貌女店员成金笔招牌

1914年，先施公司在鞭炮声中登陆南京路，七层高的大楼顶上的大钟和漂亮的霓虹灯吸引着蜂拥而来的人们。先施开创了上海乃至中国商业历史上的许多第一，它一改顾客可以讨价还价的做法，首创明码标价和言不二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破天荒地首次雇佣了女性店员。此举很快引起轰




陰丹士林

动，不少上海人专程跑到先施来购物，就是为一睹女店员的芳容。

紧随先施公司而建的永安、新新、大新也引进了这一招。当时美国金笔（Conklin）康克令在永安公司的一楼铺面设专卖柜，聘请年轻、端庄、会讲几句英语的上海小姐促销金笔。这一专卖柜上有一位明眸皓齿、丰姿绰约的漂亮小姐，凭借温文尔雅的态度和热情周到的服务，使慕名而来的人趋之若骛，不少文人也光顾于此。康克令金笔在她手里销路异常好，连同别的小文具也销量激增，人们索性称这位小姐为“康克令小姐”。



一段感情五万元了断

众多的顾客中，大多只是为一睹芳容以了心愿，惟有一位富家子弟陈公子与众不同，每天必到康克令金笔专卖柜报到。这位衣着得体、出手阔绰、潇洒风流的小开，每天来都从康克令小姐手中买一支金笔。天天如此，从不缺席。

这位富家子弟看上了康克令小姐，使出种种手段展开求爱攻势。陈公子有着良好的家世背景，加上锲而不舍的追求，终于赢得美人芳心，不久康克令小姐的身影便从永安公司消失了。当爱慕她的人还在揣测她的去向时，却不知她已同小开筑起爱巢同居，正依偎在爱人的怀中。然而好景不长，康克令小姐卑微的出身，注定她和小开的这段感情有始无终。陈公子的父亲是沪上有名的巨贾，断然不同意这桩门第悬殊的婚事，要不惜一切代价拆散这对鸳鸯，而陈公子早已使君有妇。面对父亲的坚决反对，小开下不了为爱情抛弃金钱和地位自食其力过日子的决心，在他们的女儿出生后，s曾经有过的激情渐渐化为平淡 。

既然情已逝，有情人眼见将成陌路人，康克令小姐显示

左页图：如此朴素打扮的女学生日后会成为一名康克令小姐吗？
上图：康克令小姐总盼望能嫁个好丈夫，若能嫁个洋行丈夫，就能过相夫教子的舒适生活了。

出了非凡的胆识，毅然聘请当时上海滩上的名律师章士钊为自己争夺分手后的权益。这段恋情，最后以五万元的代价一拍两散。

这段感情留给康克令小姐一个襁褓中的女儿和一颗伤痕累累的心，不过这一切并没有击倒她，后来她遇到一个真心爱惜她的男人，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嫁作他人妻。



她们不奢望戴上钻戒

南京路上康克令小姐的成功推销，带动了不少商店仿效，之后女店员成为南京路、四川路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不过，大多数女店员的感情生活可没有康克令小姐那样一波三折。她们很清楚自己的处境，虽说受过一定的教育，但出身一般；女店员的工作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受人羡慕，但这是她们赖以生存的方式，她们需要靠这份工资养活自己和贴补家用。因此，大多数女店员不会做嫁入豪门的美梦，也不会利用三尺柜台招姿弄孌幻想吊金龟婿。她们珍惜这份工作，甚至小心翼翼，一到年关就怕收到老板的辞退信。

她们多半嫁给普通的小职员，婚后仍不愿放弃工作用薪金来贴补家用。当时四大公司都规定，女店员不得结婚，怀孕即被炒鱿鱼，所以她们结婚大都秘而不宣，怀孕后尽量勒紧肚子，等到肚子显山露水无法掩饰时才向老板摊牌，这样她们从此结束职业女性的生涯成了石库门里的一名家庭主妇。



上图：坐独轮车上班的女工，看上去更像女学生。

如果她们幸运地嫁给知识分子或洋行职员，便可辞职回家过相夫教子的生活，不需再为生计苦恼。

不管怎么说，她们在当时是颇为独特的一个群体，相对稳定的工作和不错的收入，使她们能够穿着得体，偶尔买上一枚胸针犒劳自己，这在当时也算是时髦的装饰了；下班后，她们心情好时会结伴看场电影，偶尔也会模仿女明星的发型和打扮；她们能如数家珍地说出上档次的西餐厅、咖啡馆，不过是不会自己买单光顾的，因为消费不起。她们熟悉“老凤祥”、“裘天宝”的首饰，那些璀璨夺目的钻石让她们一饱眼福，只是她们不会奢望有一天自己修长的手指上能戴上一枚钻戒。



汤蒂因，14岁就当店员养家糊口，白手起家创业，最后成为金笔女王，在男人主宰一切的旧上海，她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才获得成功。汤蒂因始终没能为自己营造一片爱情的天空，想必成功后的汤蒂因在感情世界里是寂寞的，再能干再要强的女人也渴望有个男人能够安慰她、支撑她。万籁俱寂的深夜，她一定有过无数不眠之夜。不知她可曾后悔过当初的选择。



为事业牺牲爱情的女老板

20世纪40年代，当越剧成为上海人最喜爱的剧种之一，大街小巷都能听到那婉转的浅吟低唱时，从不作广告的著名越剧演员袁雪芬在电台广播中专为绿宝金笔而演唱，一下子吸引了人们的视线。一时间，绿宝金笔随着袁雪芬的精彩唱腔传遍千家万户，在美货大量倾销和国产名牌夹缝中诞生的绿宝金笔很快打响了牌子。

绿宝金笔的创始人是14岁就当店员养家糊口、白手起家创业、最后成为金笔女王的汤蒂因。在男人主宰一切的旧上海，一个没有背景、没有地位的女性要创业谈何容易，成功者更是屈指可数。汤蒂因成功了，但她却因过于执着于事业而放弃感情的选择，以致痛失一生最爱，为此，她终身没有

结婚，用工作来寄托对逝去爱人的思念。

从女店员到主任

汤蒂因从小生活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当她以优异的成绩小学毕业后，因为家庭境况窘迫，加上父母觉得女孩读再多的书也没有什么用场，便呆在家里帮着母亲给人做点女红了。

一天，她被《新闻报》上的一条招聘启事吸引了，益新教育用品社要招聘五名女店员，条件是初中毕业。“我只有小学毕业，去应聘能要我吗？”她犹豫不决地想着把眼光挪开，可一会儿又把眼光转回，心想“也许能行呢”。于是，她立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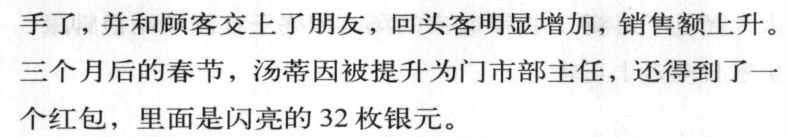




找来笔纸，给益新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应聘信，如实告明自己只有小学文化。

她实在是很幸运，老板从30多个姑娘中相中并录用了她。14岁的汤蒂因第一次有了“饭碗”，成为金笔柜台一名售货员。

虽然只有14岁，换成别人家的女孩可能还在撒娇，而她却已经像个大人一样养活自己，并万分珍惜这份工作。她早来晚归，熟记各种金笔的性能、价格，很快便得心应手了，并和顾客交上了朋友，回头客明显增加，销售额上升。三个月后的春节，汤蒂因被提升为门市部主任，还得到了一个红包，里面是闪亮的32枚银元。



她用自己的努力成为店里的顶梁柱和老板的得力助手，两年后又被提拔为进货部主任，汤蒂因干得更加红红火火。

拒绝当老板小老婆

汤蒂因16岁时，有人给她介绍了一个家境不错、在银行工作的青年人，两人交往下来互有好感，可是当谈婚论嫁时，对方突然提出“结婚后放弃女店员的工作吧，我家里人不喜欢你抛头露面”。汤蒂因一直为自己能挣钱养家而骄傲，女人为什么就非得为丈夫而放弃自我？她坚持己见，一段感情不欢而散。

更有令汤蒂因料想不到的事情，益新社的老板和老板娘联手打起了她的主意。原来益新社的老板养了个外室，老板娘耿耿于怀一直想拔掉这个眼中盯，便想出了一招，让汤蒂

左页图：1930年代，上海滩走上社会工作的女性渐渐多起来。当时大陆报馆里的主任和打字员已经由女性担任。

上图：1923年开办的奥斯邦电台是上海首个无线电广播电台。绿宝金笔借助电台广播进入千家万户。

因给老板做妾。这样，汤既能更尽力地为他们所用，老板娘也能管得住她。消息通过母亲之口传递给了汤蒂因，她断然拒绝，“给我买幢小洋房，每天汽车接送就可以买下我的一生吗？”汤蒂因明明白白地告诉老板：“洋房、汽车我会用自己的力气挣，决不做‘小’”。

以后的日子里，天天和老板面对面上班成了件尴尬的事，老板总想找机会说服她，她只得离开益新社，自己开办了一家“现代物品店”。益新老板哪肯善罢甘休，他使出招数全面封杀“现代”，先通知各厂商，想同“现代”做生意便断绝和“益新”的财路，又诽谤“现代”“招摇撞骗，请勿轻信”。这样一来，“现代”的货路、客户都被堵了。汤蒂因很快反击一一攻破销售关和进货关，她的要货单骤增，进货商的名气也大大超过“益新”。白手起家的汤蒂因终于在商场站稳脚跟，生意日渐走上正轨。



为当老板痛失一生最爱

汤蒂因凭借自己的努力，走出了一条创业之路，可是她的感情生活却因为她太在乎生意，在乎当老板而一失再失，最终成了一曲哀怨的悲剧。

1933年，就在汤蒂因白手起家前后，她认识了一位叫毕子桂的年青人。毕子桂常借给她看《生活周刊》等进步书籍，有一段时间两人接触比较多，后来因毕子桂调到生活书店昆明分店当经理而失去联系，直到五年后他们才重新联络上。

毕子桂是个很不错的进步青年，才学、品格、风度、修养都让汤蒂因倾心。1938年6月，应毕子桂的邀请，汤蒂因带着两名职员和货物前往昆明打探商情。五年后的久后重逢，让他们都激动不已，也拉近了两个青年人的距离，她本打算把货销售出去就回上海，可毕子桂苦口婆心劝她留在昆明开



店，一句“我们好不容易才重逢”打动了她，于是她开始了昆明分店的生意。

可没想到，这次在昆明的生意为他们的感情分歧埋下了祸根。当时汤蒂因把上海、香港商人带来的商品低价收进，再高价卖出，一来一去赚得钱无数。她正想回上海进货时，毕子桂对她发难了：“无数爱国青年都在抗日救国，你不但不关心国家大事，还要去上海抢运货物，竟然如此‘勇敢’地去赚钱……”一场争执后，汤蒂因意识到毕子桂不喜欢她做老板，而她不会为毕子桂放弃自己的老板梦。所以，当毕子桂向她表达感情，意欲留下她时，她只好逃避了。

汤蒂因回上海终日忙于生意，可表面上的忙碌丝毫没有冲淡她对毕子桂的思念，尤其当夜深人静之时，这种相思就更折磨人。第二年，她带着莫名的渴望再度到昆明时，有人悄悄告诉她：毕子桂有女朋友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了汤蒂因。再见到毕子桂时，她强忍内心复杂感情，故作轻松

左页图：精明的商家总是用女性来推销商品。
上图：光顾美容院的大多数是有钱的太太和小姐。



上图：接线生因收入不错是令人羡慕的工作，这些幸运的女孩很珍惜这份工作。

地说："有机会介绍我认识你的女朋友，大家做好朋友。"

1940年，当汤蒂因第三次到昆明时，她听到毕子桂去世的噩耗。原来毕子桂得重病正在动手术时遇到敌机轰炸，他死在手术台上。

痛失一生至爱的汤蒂因从此将自己的感情世界封闭起来。她用一生思念着毕子桂，回味着这段甜蜜而又苦涩的爱情，终身没有结婚，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生意场上。

辉煌的背后是寂寞

汤蒂因经过细心观察，看到当时有点文化和身份的人都流行在胸前别支金笔，就决定自己生产一种别具特色的金笔。因为绿色是毕子桂深爱的，也是她自己偏爱的颜色，所以她为金笔取名为"绿宝"。她还专门推出了男女"鸳鸯金笔"，自己却遗憾没能与毕子桂成为美满的一对。

解放后，绿宝金笔厂同天鹅金笔厂、博文金笔厂合并，成为上海绿宝金笔股份有限公司，后被批准为公私合营厂，又与公私合营华孚金笔厂合并，汤蒂因被任命为这家大厂的私方经理。华孚金笔厂逐渐发展为誉满中外的英雄金笔厂，它生产的产品覆盖了全国。

在女人的世界里，似乎注定事业会和感情生活发生冲突。汤蒂因在事业上创出了一片不同一般的天地，让绿宝金笔厂在洋货夹缝中生存成长，可是她始终没能为自己营造一片爱情的天地。想必成功后的汤蒂因在感情世界里是寂寞的，虽然事业和荣誉能让她满足，但再能干再要强的女人也有身心疲惫之时，这时的她是多么渴望有个男人能够安慰她、支撑她。万籁俱寂的深夜，她一定有过无数无眠之夜。对毕子桂的怀念始终是个解不开的结，不知她可曾后悔过当初的选择。

上海人总能追逐在潮流的最前端。一个世纪前的清末民初，沪上已经有了选美活动，因当时社会正值“烟花之盛”时期，故而染上了浓浓的“香艳”之味。民国年间，选美活动多次举办。1946年为救济灾民而进行的选美募捐活动，虽然不知最后募捐款是否真正送到灾民手里，但与以往相比则是进步了许多。

热衷选美的上海小姐

选美，当今之人早已司空见惯，从香港小姐到世界小姐、环球小姐，世界各国各地热闹且竞争激烈的选美，借助于媒体的传播让我们耳熟能详，更有上海佳丽走上国际选美舞台一展东方人的美丽和端庄。

上海人总能追逐在潮流的最前端。一个世纪前的清末民初，沪上已经有了选美活动，只是与今天的“美貌兼才智”的选美标准比较而言，那次的选美因为社会正值“烟花之盛”时期，故而染上了浓浓的“香艳”之味。

花榜初为烟花女子而设

1897年，由李伯元创办的《游戏报》为扩大报纸影响，

右页图：上海小姐对美的追求可以从她们对首饰的偏爱上看出。

增加报纸的发行量首创选美，请市民评选当时十里洋场上的花魁，冠之以花界状元、探花、榜眼美名，结果林黛玉、陆兰芳、金小宝、张书玉等名妓榜上有名，一时热闹非凡。

竞选花魁的闹剧一开场便很快被其他小报仿效，之后几年，上海滩的其他小报如《花天日报》、《花花世界报》、《闲情报》、《娱言报》、《采风报》也竞相推出花榜，选出花榜状元、艺榜状元。

民国六年（1917年），上海"新世界"游乐场开幕。老板为了替"新世界"宣传，专门请人编辑出版一张《新世界报》；为造声势还仿效前人举办"花榜"，更巧立名目哗众取宠，将名称改为花国大总统、副总统、国务总理、各种总长、次长等。此种选美虽有无聊、媚俗之气，却很受市井百姓的欢迎，尤其为男士们津津乐道。挥金如土的阔少、出手阔绰的官员富贾，慕其名而一亲芳泽者大有人在，更有借花魁之声誉抬高自己身价、闹大名声之徒。"新世界"第二年再度开"花榜"时，选出花国总统王宝玉、副总统宝琴，后来宝琴凭着"上海花国副总统"的头衔，艳名大噪，曾嫁一国会议员，又因好赌不安分而下堂，在北京大森里重操旧业。她特地在门前悬一块铜牌，上书"上海花国副总统宝琴"，这招果然引来了不少达官巨绅。"新世界"第三次选出"花榜"后，因其歇业，"花选"也暂告中止。

名媛选美惹出官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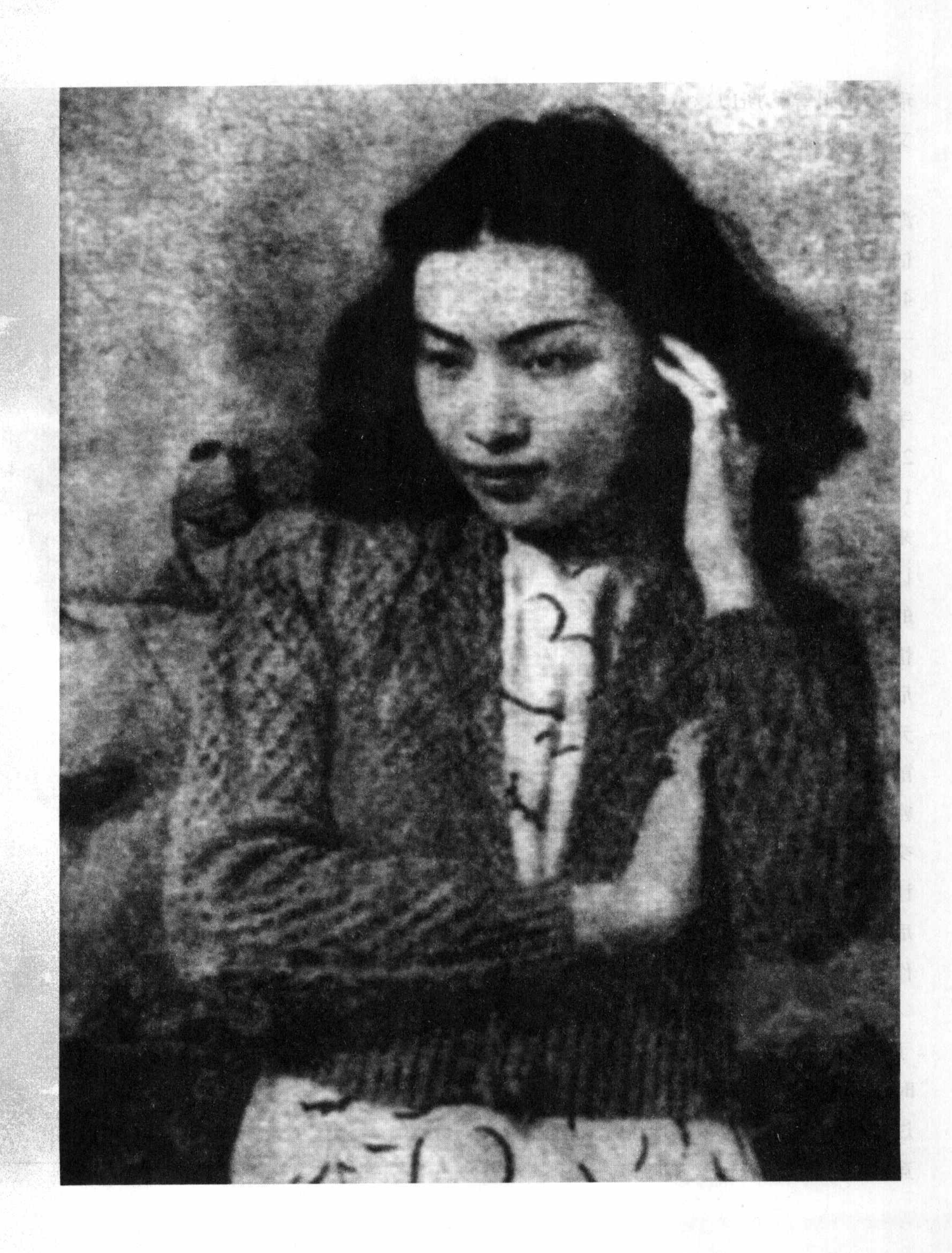
1929年8月，由复业后的新世界游乐场牵头举办选美竞赛，获选者可免费去美国游历。此次选美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参选者为大家闺秀和阔太太，如虞洽卿的女儿虞澹涵，永安公司老板郭标的女儿郭安慈，富商陈永奎夫人、孙兆蕃夫人、陈秉璋夫人以及杨文钊、黄佩贞、施惠珍、邓淑芳、林

瑞芬小姐等，所以这次选美又称海上名媛竞赛。

原本一切都很正常，虞澹涵的票数始终遥遥领先，估计冠军非她莫属。不料第45天投票截止前风云突变，一位姓尹的小姐突然决定将8900张选票填上郭安慈的名字投入票箱，结果郭安慈以20870票当选，虞澹涵以14509票屈居亚军，郭安慈后来居上。有人对尹小姐临时让票的做法不满，提出真正的冠军应属虞澹涵，并将实情披露给了报社。媒体报道后，有关人士认为主持人李元信有问题，在票数未公布前将得票数告知尹小姐属泄密，聘请律师出面与李元信交涉。但李元信认为尹小姐让票之举别人无权干涉。最后，李元信被告上法庭，被指作弊。

事情就这样闹大闹僵了，局面有些不好收拾。关键时候，虞小姐站了出来。她通过律师登报声明："本人参加竞赛，完全为了公益，不愿以







本人姓名作为原被告涉讼之主体，恐对名誉妨碍，特此声明。”一场选美风波就此平息。

交际花当选上海小姐

1946年，正值抗战胜利的第二年，苏北发生特大水灾，致使300万灾民流离失所，不少人涌进上海以求获得一条生路。为安置灾民，上海难民救济协会决定通过选美活动来筹措救济款。这时，因时代不同，选美文明了许多。

左页图：谢家骅当选为上海二小姐后，成为绒线编织专家冯秋萍的模特儿。

上图：1932年由“新世界”主办的选美活动。

这年的选美除了竞选上海小姐一、二、三名外，还增加了竞选平剧（京剧）、歌星、舞国三界的皇后和亚后。因筹募会倡导“人类互助精神”、“救助灾黎”，不仅吸引了言慧珠、童芷苓、韩菁青这样的名伶、歌星，就连一些名门闺秀也受到“救灾”鼓舞而报名参选。当时的选票分蓝色（捐法币一万元，作十票计算）、黄色（五万元，作五十票）、粉红色（十万元，作一百票），参选者以得票的多寡一决高下。

8月20日，在人头济济的上海新仙林花园舞厅（今静安体育馆）当众揭晓当选者的得票数：王韵梅以65500票摘取上海小姐桂冠，谢家骅以28400票当选上海二小姐，刘德明以8500票当选上海三小姐；言慧珠以37700票当选平剧皇后，韩菁青以20000票当选歌星皇后，管敏莉以23150票当选舞国皇后；平剧亚后、歌星亚后、舞国亚后分别由曹慧麟、张伊雯、顾丽华获得。

得票最多的王韵梅本是舞女，这次以交际花的身份参赛，因有强硬的后台而以遥遥领先的票数稳取桂冠；上海二小姐谢家骅乃名门闺秀，复旦大学毕业生，长得文静漂亮，学识



上图：时装表演颇受上海小姐的青睐。

非同一般，与当今的选美要求非常接近，可惜在1946年之际是“养在深闺人未识”，论社交手段远非王韵梅的对手。当她听到自己屈居第二时，委屈得当场就大哭起来。

此次选美，刘德明、顾丽华是得票最少的两位，尤其是顾丽华以500票榜上有名极具讽刺意味，加上上榜者各人票数非常悬殊，令人生疑。原来，参加上海小姐竞选者最初报名有38人，后来不少人因各种原因陆续退出，所剩无几；平剧界的童芷苓和歌星、舞国的其他参赛者因不想名列第二，伤了自己的自尊心和捧客的脸面，后来索性退出不参加，于是竞争对手大减，刘德明、顾明华就是在此种没有对手的情况下不战而胜的。而电影皇后胡蝶和越剧皇后姚水娟的缺席多少让人感觉遗憾。所以，有人评说这次的竞选活动既是凑数的又是缺门的不无道理。

当选上海二小姐的谢家骅通过这次选美让上海人熟知，后来，她频频活跃在社交界大出风头成为社会名流，还进军电影业，在大华公司1947年出品的《满城风雨》中饰演另一位女主角。这部影片是她的处女作。



昔日上海滩上的交际明星，无一不是出身名门。她们风度端凝，能诗会画，通晓外语，举手投足就像她们的家世和门第一样高贵，比如由北京而至上海风靡一时的陆小曼，芳名远扬的唐瑛、周叔苹、陈皓明等。不过也有特例，那个在黑道上八面玲珑、被小报称为“乱世佳人”的王吉就是个非同一般的人物，而她的“魅力”实在让人不敢苟同。

社交场上的耀眼明星

提到交际明星，大概会让人联想起“交际花”一词，上天赋予了她们美貌和智慧，良好的教育造就了她们优雅的气质和谈吐，男人为她们的魅力倾倒，慷慨地供养她们。于是，曹禺先生笔下《日出》里那个周旋在一个或多个男人之间，生活阔绰，排场不小，黑道白道都能搭得上话的交际花陈白露就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里。其实不然，这样的女人只能称之为交际花，她们和社交场上的明星有着天壤之别。

“上海名媛以交际著称者，自陆小曼、唐瑛始。继之者为周叔苹、陈皓明。周为邮票大王周今觉的女公子。陈则为驻德大使陈蔗青之爱女。”这是作家陈定山在《春申旧闻》一书中推崇的昔日上海滩上的交际明星，她们无一不是出身名门，





风度端凝，能诗会画，通晓外语，举手投足就像她们的家世和门第一样高贵。

陆小曼，社交场上的才女

被陈定山隆重首推的陆小曼是今天最为我们熟知的，这多少要归功于徐志摩。二十岁前的陆小曼涉世未深，因为和王赓的婚姻使她进入社交圈。面清目秀、朱唇皓齿的她是跳舞能手，偏偏在社交场上遇见了也是跳舞能手的徐志摩。含露的玫瑰为抒情的诗篇抛弃了婚姻，从北京到上海定居。轰轰烈烈的爱情和婚后平淡如水的生活让陆小曼备感失望，于是她把无处发泄的精力全部投入到了社交场上。

胡适曾说陆小曼是“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事实上，陆小曼并无倾国倾城之貌，她有何迷人之处和高明的交际手段成为众星捧月的交际明星呢？陆小曼聪慧过人，她从未跨出国门一步却精通英语和法语；她初学油画，后改国画，1930年代小有名气，是我国第一个女子美术家团体“中国女子书

上右图：陆小曼
上左图：周叔苹
右页图：谢家骅当选为上海二小姐后活跃在社交场上。

画会”的最初发起人之一；又擅京昆，诗画俱佳，仁厚讲义气。这样的才女加上执着于浪漫爱情的不懈追求，她的才学和有些娇惯任性的本性使她有别于那些拘泥于传统的女性，理所当然地成为文人雅士心目中的一道风景。

陆小曼终究是不甘平凡生活的，她和徐志摩婚后的生活在她看来是淡而无味，热情没有了，生活成了白开水。她自喻“我是笼中的小鸟，我要飞，飞向郁郁苍苍的树林，自由自在。”于是把白天当作黑夜，黑夜当作白天，日日跳舞、打牌、听戏到三更半夜才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家。上海是个不夜城，她过着不夜的生活，既便在家也总是高朋满座。

徐志摩自娶了花钱如流水的陆小曼做太太后，父亲终止了对他经济上的接济，苦不堪言的他为了应付陆小曼奢侈浮华的生活，不得不南北来回奔波讲课、兼课，而陆小曼依旧随心所欲地花钱，挥霍无度，有一次竟一下子买了5双皮鞋回家。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搭乘的免费邮机触山坠机，徐志摩身化一缕青烟永离人间，给陆小曼留下永远的遗恨。失去了徐志摩的陆小曼再也离不开翁端午。徐志摩生前没有阻止过他们的亲近，甚至容忍他们在一张烟榻上对抽鸦片。这时，她索性公开和翁端午同居。后来翁端午另觅新欢，陆小曼落得海一般深的凄凉和孤寂。所幸的是，陆小曼在失去徐志摩后，洗去铅华，谢绝一切游宴，素服终生，倾注全力整理编辑《志摩全集》，以表达了她对徐志摩迟来的爱意，也真正让从前围绕在她身边的文人雅士对她刮目相看。



唐瑛，追逐在时尚前端

唐瑛是当时上海滩上风头和陆小曼并驾齐驱的交际名媛。父亲是留德名医，本人毕业于上海最贵族化的基督教会中西女塾，漂亮中洋溢着西洋气质，这和她所受的教育不无关联。



唐瑛初嫁“（宁波）小港李家”巨商后代、法国留学归来的市政水道工程师李祖法，后因性格不合离异，改嫁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熊希龄的侄子熊七公子。

唐瑛和陆小曼都爱打扮，衣着各有品位与风格。不甘寂寞的她们根据自己对服饰的特殊体验，决定合办一家服装公司。1927年5月，在上海静安寺路的一幢洋房里挂出了云裳公司的招牌，这是当时中国惟一的一家妇女服装公司，“云裳”之名取之唐代大诗人李白“云想衣裳花想容”中的“云裳”二字。

凭借唐瑛和陆小曼的芳名远扬，云裳公司自然格外引人注目，加上首创以时装模特儿来展示服装，吸引爱美、追逐时髦的女性，一时间云裳成为上海时尚女性最青睐的品牌。云裳最成功的开山之作是紧跟法国巴黎时尚、同时兼顾了鲜明的东方风格的大衣。1927年冬天，上海街头时髦女性穿的大衣，一定就有“云裳”的杰作。唐瑛等还成功推出了毛皮大衣，她们用紫貂皮和银狐皮制成的裘皮大衣成了抢手货，以后又陆续进口了美国紫貂、俄国灰背和德国兔皮，因价格相对便宜，大受欢迎。第二年，“云裳 ”设计的适合春秋两季穿的大衣和夏季的丝绸服装都大受欢迎，带动了上海时装业的发展与兴盛，不久便出现了鸿翔时装公司。

唐瑛、陆小曼这两位交际明星可谓出足了风头，她们对时尚的追求领风气之先，但真正干事业她们却是外行。不久，她们便将云裳时装公司转手给了他人。

王吉，兆丰总会的当家人

严格地说，王吉算不上交际明星，因为和陆小曼、唐瑛等名媛相比，她实在相差十万八千里。她没有名门出身的背景，当过舞厅的伴舞女郎，曾是汉奸潘三省的妻子、兆丰总

左页图：唐瑛



会实际上的当家人，是个在黑道上八面玲珑的人物，当时的小报称她为“乱世佳人”。不过，王吉红的时候正是上海沦陷之时，原来社交界的名人们大多离开了上海，这给了她施展“魅力”的舞台。

王吉的多才多艺很是让人惊讶。她做舞女时既能跳探戈又能表演西班牙和吉普赛舞蹈；会说英、法、日三国语言；还是当时知名画家符铁年的入室弟子；又擅长京昆，曾与梅兰芳合演过《游园惊梦》，饰剧中春香。

王吉初嫁的丈夫是当时硝矿管理局长秦某，她用自己的美色和交际能力广交达官显贵和社会名流，为丈夫升迁发财铺平了道路。离婚后，她嫁给了汉奸潘三省。潘三省在今中山公园附近开设了兆丰总会，其实就是一家会员制赌场，到这里来的人大多是汪伪政权中的“新贵”和有钱有势之人。

据旧上海的老克勒回忆，兆丰总会中的一应事务都由王吉打理。这里底层两间大厅里设有赌场，有轮盘、牌九、大小、番摊、麻将、扑克、沙蟹等，赌客可以和庄家或其他赌客赌钱。王吉经常着一袭黑色旗袍，在赌台、赌客之间穿梭来往照应，遇到熟人有时会小坐片刻聊几句天，这时，那些熟人会感到挺有面子而面露得意之色。赌场的后面有中西餐厅各一间，中餐水平一般，而西餐很上档次，厨师是王吉高薪从礼查饭店挖来的专做法国菜的高级厨师，有一部分会员来兆丰总会就是为着来吃法国菜的。

在兆丰总会，王吉使出了当舞女时的全套看家本领，和那些达官贵人周旋得如鱼得水，大小事情处理得滴水不漏，故而和一些人攀上了牢靠的关系，他们后来在王吉遇到麻烦时助了一臂之力，使她逃过一劫。1934年，潘三省移情别恋与王吉离婚，两年后潘三省因“汉奸罪”被判刑15年。王吉主持打理兆丰总会的那段经历使她遭到指责，结果国民党上

左页图：她们中间也许会产生未来的社交明星。



王吉

层有人出面斡旋而使此事不了了之。她后来移居香港，过起了隐居的生活。

曾经在社交界独领风骚的女性随着时间的流逝，早已远离人们的视线和生活，今天的都市女性知道唐瑛、周叔苹、陈皓明的已经不多，倒是那个和徐志摩爱得死去活来的陆小曼借着一部《人间四月天》的电视剧走入21世纪，她因徐志摩而名声远播，也因徐志摩而招人非议。也许，这世上只要还有人崇拜徐志摩，陆小曼的名字就一定还被人记得，这么看，陆小曼的确是颗耀眼的明星。



上海向来是中西文明的汇集之地，结婚这样的大事也不可避免地和“西式”牵上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式婚礼中新娘的花轿、红盖头，还有羞涩的神情在西风吹拂下渐渐从世人眼前淡出。透过一张张老照片，我们清晰地看到“国粹”如何被“颠覆”，红盖头下的传统新娘在移风易俗中变成了摩登新娘。

新潮婚礼中的海派新娘

每个人都有自己美好的瞬间和铭心刻骨的回忆，关于结婚的记忆总是难忘的。今日上海的街头经常能见到缀满玫瑰的花车载着新郎新娘驶过，西式婚礼见惯了就举办一场中式的传统婚礼，再新潮些的索性办一场空中婚礼或者水下婚礼，新人们上天入地无所不能，总希望婚礼别出心裁、与众不同，甚至有几分噱头。费尽心思的他们却不知，早在六七十年前，他们的祖父祖母辈已抢先一步，将婚礼演绎得有声有色，浓墨重彩地融入了异国情调和面貌。

西式婚礼蔚然成风

上海向来是中西文明的汇集之地，结婚这样的大事也不



可避免地和“西式”牵上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式婚礼中新娘的花轿、红盖头，还有羞涩的神情在西风吹拂下渐渐从世人眼前淡出。

这是一张跨越了近一个世纪的结婚照，照片中的男人和女人包括新郎无不深深刻着传统二字，惟有新娘的一身装束冲淡了这群人沉闷、刻板的表情，新娘缀满鲜花的旗袍礼服外披着及地的白纱，显然祖制已经开始被改革了。也许是因为众目睽睽的缘故，新娘的表情有些木然，脸上寻觅不到半点喜悦的神情，不知她可喜欢这样的结婚礼服。

1930年代的新娘容光焕发，神采飞扬，一身西式拖地婚

上图：传统的旗袍礼服外披着及地的白纱，民国初年的新娘礼服在祖制中融入了西化的气息。
右页图：一代名妓赛金花的婚纱是凤冠加白色婚纱。







纱，胸前装饰着花朵，映衬着新娘掩饰不住的幸福。她烫过的头发梳成最时兴的样式，双手微握，端坐在王开照相馆的摄影棚内任由摄影师为她留下这幸福的一刻。

再看这位新娘，真可以用开放、浪漫来形容了，她和新郎把婚礼搬到了渡轮的甲板上举行，在提着花篮的小花童抛洒着鲜花的祝福中，在亲朋好友的簇拥下，大方地向大家宣布："我们结合了。"这样的水上婚礼在当时绝对属前卫和时尚，如此的海派就是如今的新娘也自叹不如。

上图：渡轮甲板上的婚礼够酷了吧。

左页图：1930年代的新娘身披西式婚纱端坐在照相馆里留下幸福的一刻。

从婚纱照片中，我们不难看出，这时的新娘既有穿西式白色婚纱的，也有穿旗袍婚纱的中西结合式，还有穿纯中式礼服旗袍的，不过即便是纯中式结婚礼服中，也已经融入了一些西式风格。



一场新旧结合的显赫婚礼

都说上海是一个海纳百川的大都市，当时的大上海就以它自己的方式愉快地接受着外来的文化，创造着新文明。赶潮流的人们都会采用西式婚礼，以示追上了时髦。而不少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人信奉了基督教，一般选择在教堂举行婚礼，新人交换戒指，互相亲吻。不过，上海新娘不固守常规，在仿效西式婚礼的同时又时时有自己的创新，传统的东西也并不完全被排斥。

1929年，蒋介石迎娶宋美龄时，举行了一场新旧结合的显赫婚礼。因为宋美龄是基督教徒，所以在世俗婚礼前先举行了一场宗教婚礼。12月1日下午3时，蒋介石和宋美龄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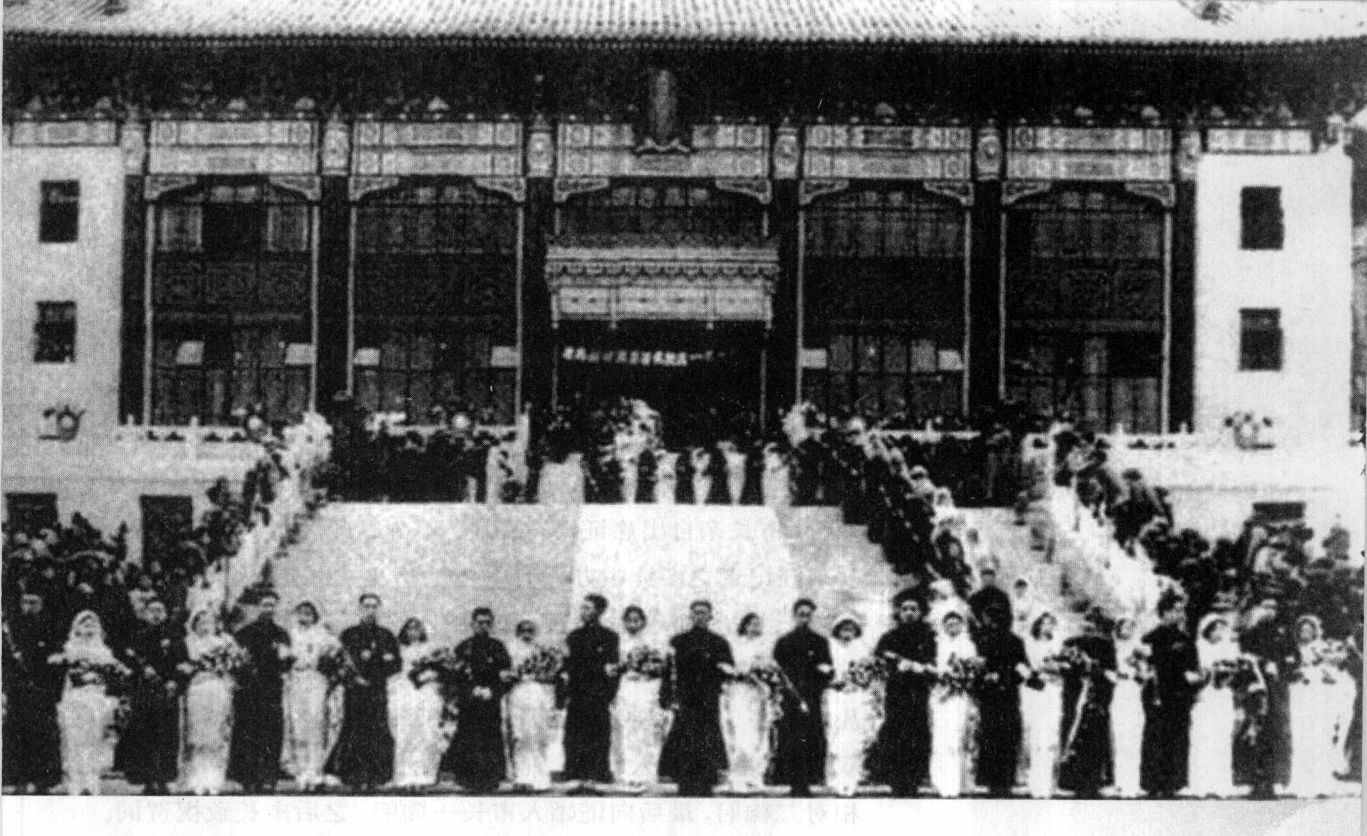
宗教婚礼在宋家花园举行，蒋介石身穿大礼服，宋美龄披拖地长婚纱，从花园到客厅摆满了鲜花……

下午4时，蒋介石和宋美龄乘着花车赶往戈登路的大华饭店，举行世俗婚礼，他们一拜国父孙中山遗像，二拜为夫妻对拜，三拜前来参加婚礼的1300多位来宾。是日，蒋介石在报上发表《我们的今日》一文，称“余确信余今日与宋女士结婚以后，余之革命工作必有进步。余能安心尽革命之责任，即自今日始也。……此次结婚，倘能于旧社会有若何之影响，新社会有若何之贡献，实所大愿，余二人今日不仅自庆个人婚姻之美满，且愿促进中国社会之改造。余本此志愿，努力不懈，务完成中国之革命而后已。故余二人今日之结婚，实为建筑余二人革命事业之基础。”

传统的婚礼就这样悄然变化，小汽车代替了花轿，夫妻

右页图：上海第一次集体婚礼上，美国的派拉蒙、米高梅等电影公司派来摄影师现场拍摄，新闻片在世界各国放映轰动一时。
下图：月份牌的集体婚礼中西结合。





拜天地变成了教堂里的誓言和报纸上的结婚启事，新娘不再端坐在新房静候新郎掀起红盖头，而是大方地挽着新郎的手臂接受来宾的祝福。深色的礼服和领结，白色婚纱和红玫瑰，结婚照向今人展示了上海关于婚礼的流行和时尚。

六七十年前的集体婚礼

今天的上海玫瑰婚典可谓声势浩大，媒体争相报道这每年一次的集体婚礼盛况。其实，这不足为奇，因为被当作新鲜事炒作的集体婚礼早在六七十年前就已有先例了。

1930年代的上海，国民政府提倡“新生活运动”，为迎合出新，集体婚礼应运而生。由于它手续简便，收费低廉，很受青年男女的青睐，参加者踊跃。1934年到1947年，上海举办了十多届集体婚礼，参加者超过1000对，成为当时的一大亮点。

1934年10月，第一次集体婚礼举行的消息通过媒体向公众发布，参加者只需交纳法币30元。当时“结婚须知”规定：参加集体婚礼者，须统一着装。新郎穿蓝袍、黑褂、蓝裤、白袜、黑缎鞋，戴白手套；新娘着短袖淡红色旗袍、同色长裤、同色缎鞋、肉色丝袜，头罩白纱，戴白手套持鲜花。为表示国粹，特别要求新娘不得烫发，不得穿平跟或高跟皮鞋。

集体婚礼是闻所未闻的事，加上婚礼在江湾市政府礼堂举行，市长亲自出席证婚，吸引了不少以此为时尚的年青人，前来登记者之多让主办方有些措手不及。为避免婚礼那天出差错，主办方特地在正式举行婚礼前进行了排练。举行婚礼那天，江湾市政府礼堂布置得喜气洋洋，鲜花、彩带热闹非凡。下午3时，警察局的乐队奏响了婚礼进行曲，新郎新娘双双对对携手步入礼堂。他们先向孙中山遗像三鞠躬，夫妻相对二鞠躬，最后向证婚人市长一鞠躬。之后市长致祝贺词。婚礼结束前，全体新人合影留念。如今，当我们翻阅这些老照片时，仍能够重温当年集体婚礼浩浩荡荡的壮观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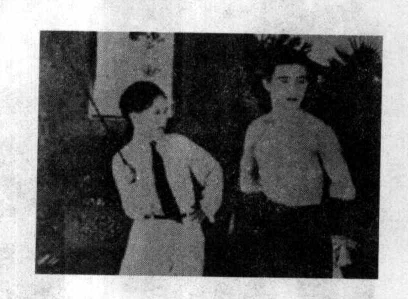
一张张结婚照片，虽历经几十年甚至近一个世纪，如今看来仍然楚楚动人。照片上的人物有的早已作古，活着的也已经是耄耋之年，藉着这定格了的照片，她们拥有过的青春、甜蜜、温馨成为永恒。我们在这历史瞬间的记录中，清晰地看到“国粹”如何被“颠覆”，红盖头下的传统新娘在移风易俗中变成了摩登新娘。

电影，奇迹般地创造出另一种女性人生，“它破天荒地使一个女性不完全借助或依赖某个男人而自我铸造出辉煌的人生”。明星是耀眼的，但闪亮的光环和被万众崇拜、簇拥的背后却往往是另一番光景。她们无法在公众面前袒露真实的自我，有眼泪只能背转身悄悄抹去。



以死抗争的电影明星

如同今天的许多女孩有着明星梦一样，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滩上不少女孩也做着同样的梦。电影把一个个普通的女孩一夜间捧成万人崇拜的明星，如同上海夜空上的星星一样闪烁。她们家喻户晓，成为电影公司票房的号召力，就连穿衣打扮也被当时的摩登女子模仿。电影，奇迹般地创造出另一种女性人生，“它破天荒地使一个女性不完全借助或依赖某个男人而自我铸造出辉煌的人生”。



上图：毛剑佩参加演出的影片《湖边春梦》

明星是耀眼的，但闪亮的光环和被万众崇拜、簇拥的背后却往往是另一番光景。她们无法在公众面前袒露真实的自我，有眼泪只能背转身悄悄抹去。电影成就了她们的明星梦，也给她们带来了如影相随的噩梦。

自杀，最悲愤的反抗方式

有人说，自杀是中国传统女性最悲愤的反抗方式，电影明星们也未能免。当流言蜚语像利箭一样毫不留情地射来，现实与梦想截然相反让人心生绝望，背负的名声成为束缚心灵的枷锁时，活着有时便成了一种痛苦的折磨，此时，死，似乎成了最直接的解脱方法。旧上海影坛，以死抗争的女明星不乏其人，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阮玲玉之死。



主演《湖边春梦》的毛剑佩是第一个以死来结束生命的女明星，她就像一颗流星一掠而过。她是我国第一代影星，共拍了七部影片。对于她的死，有人说是因为其家人反对她演戏将她关在家中郁闷而死；也有人说，她是因为爱情失败，难以自拔而自杀。若干年后，一个叫艾霞的女影星却果真为情而死。

艾霞早年随经商的父亲在北京居住，并就读于圣心女校。18岁那年，她为争取婚姻自由来到上海投身电影界，先后参加了《脂粉市场》、《春蚕》、《丰年》等八部影片的拍摄。拍片之余，她还经常在报刊上发表小说、诗歌、随感等作品。

受过不错教育的艾霞在当时也算是个知识女性，她追求幸福，渴望有一份真情来支撑自己的人生，然而她偏偏选择了一条不归之路。她爱上

了一个叫李萍倩的导演，和他同居后发现他原来早有妻室，只得委曲求全，却换不来真情。当李萍倩的妻子出面干涉时，李萍倩毫不留情地站在妻子的一边，抛弃了艾霞。难以吞咽的爱情苦果、不可解脱的现实迷惘加上精神折磨，使她对现实绝望了。1934年春节，艾霞含恨吞下了致命的烟土。临终前，她以一首小诗向社会发出了最后的控诉："今天又给我一个教训／到处全是欺骗／我现在抛弃一切......"

左页图：艾霞。

艾霞的死，给电影界带来了不小的震动。柯灵曾这样写道："艾霞有理想、有热情、有勇气……艾霞不是弱者，可是她终究不能不受摧残。她是现实矛盾和时代苦闷的牺牲品。"

艾霞死后，一些无聊的小报记者抓住这一所谓的"桃色新闻"，不惜笔墨，极尽所能地添油加醋。

艾霞之死，对导演蔡楚生的触动很大，他在良心的驱使下，拍出了一部以艾霞为原型、矛头直指当时社会的著名影片《新女性》以控诉旧制度。片中饰演悲剧性女主角的是如日中天的大明星阮玲玉。令人始料不及的是，仅仅一年后，阮玲玉竟也步了艾霞后尘。

戏内戏外皆悲剧

1926年初春的一天，一个纤弱的女孩在徘徊和犹豫了许久后，终于鼓足勇气走进"明星"公司的大门，站在卜万苍导演的面前。她是看到报纸上招聘启事，前来报考影片《挂名夫妻》的女主角的。她薄唇轻启嫣然一笑时，眼睛弯弯平添妩媚；她悲伤凄苦时，流丽的眸光顿时泪眼朦胧，脸上像有抒发不尽的哀怨。她立刻就被录取了。这个楚楚动人的女孩凭着她的美貌和演技很快红遍了整个中国，成为最有票房号召力的演员。

阮玲玉在进入电影圈之前已与她母亲帮佣的东家少爷张

达民同居。阮玲玉与张达明的关系是那个时代司空见惯的故事。张达民无正式职业，挥霍无度，拿不出钱来供养阮玲玉母女，使阮玲玉不得不自谋生路。

就在阮玲玉成为红遍全国的电影明星时，张达民迷恋上了跳舞和赌博，他一边拖延结婚的事，一边不停地伸手要钱沉迷于赌博。阮玲玉一直希望能感化张达民，但张达民只是将她当作玩偶，解解闷。当阮玲玉向他提出分手时，张达民无耻地提出："分手可以，每个月贴我一百元，贴足两年"，阮玲玉答应了。1933年，阮玲玉因不堪忍受张达民的荒唐劣迹与之解除同居关系。



上海为阮玲玉而痛

脱离了苦海的阮玲玉身边很快有了个风度翩翩的追求者，他是以经营茶叶著称的大款唐季珊。唐季珊的关爱和呵护渐渐温暖了阮玲玉受伤的心。唐又趁热打铁，为她在新闸路上的沁园村里买下了一栋三层楼房，这是出身贫寒的阮玲玉第一次拥有自己的家。阮玲玉天真地认为从此有人能为她遮风挡雨，终生有靠，母亲也能够过好日子，况且唐季珊是联华公司的老板，自己就在联华公司拍戏，嫁给唐季珊可以抬高自己在联华公司的地位。错觉和虚荣心让阮玲玉轻率地与情场老手唐季珊同居。

1935年，更大的不幸降临了，张达民向她借钱不成，怀恨在心，通过律师要求阮玲玉赔偿与他分离之际窃取的财物。唐季珊大怒，以损害名誉罪把张达民告到法院。一些小报记者利用此案向阮玲玉大泼污水，说她贪慕虚荣、追求奢侈生活，流言蜚语几乎将她淹没。张达民随后也向法院控告阮玲玉侵占罪、伪造文书罪及她与唐季珊通奸罪。这两起案件成为轰动上海的桃色新闻。在阮玲玉最需要爱人支持的时候，唐季珊的虚伪和狠心也暴露出来。这两个男人不顾阮玲玉的感受，不断在报纸上相互控告，阮玲玉面临站在被告席上聆听判决的局面。阮玲玉曾向人诉说张达民把她当作摇钱树，唐季珊把她当作专利品，他们都不懂得什么是爱情。走投无路之际，死的念头袭上她脆弱的心灵。

1935年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前夜，阮玲玉把三瓶安眠药搅在母亲亲手烧的甜甜的八宝粥里缓缓吞下，告别了这个令她心力交瘁的人世。她用一死让自己的人生从此不再受玷污，死时她仅25岁。

阮玲玉死后，前往殡仪馆瞻仰遗容的市民有十万之多。



上图：阮玲玉（侧面像）。
左页图：阮玲玉在《桃花泣血记》中饰牧羊女琳姑。



死，无声的抗争

阮玲玉最终选择了和艾霞、和她扮演的韦明同样的命运——自杀。《新女性》中阮玲玉饰演的女主人公韦明为了争取婚姻自主而从家庭出走。但婚姻并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她很快遭到了抛弃。好强的韦明来到上海谋生，当了一名音乐教师，业余还从事文学创作。但她命运坎坷，因拒绝校董的戏弄被学校辞退；拒绝小报记者的戏弄后，又被莫须有的是非所包围。面对女儿的病危，她无计可施。在身心俱惫之中，她只好选择自杀的方式向社会发出抗议。阮玲玉在拍摄《新女性》一片时，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角色创造之中，常常在摄影机停止转动后依然难以从剧情中自拔。有一天，为了一个镜头，她竟然哭了14次之多。阮玲玉在韦明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她们渴望做“新女性”，却因个人感情陷入危机；她们同样被报纸无端中伤，却无力为自己申辩。“人言可畏”终于将阮玲玉彻底击垮，她用自己的方式发出最后的呐喊，以死向这个令她无比失望和再无留恋的社会抗争。

鲜花一般盛开的人生就这样瞬间凋谢。转瞬即逝的美丽让人心痛，人们在赞叹她的艺术才能时，永远记住那张年轻、略带哀愁的脸。

阮玲玉短短的一生中共演出了29部电影，她饰演的人物都有着悲惨的结局，最终她也成为自己爱情悲剧的主角，为了同世俗社会抗争，不惜毁灭生命。她的死，让上海这座城市遭遇一次前所未有的阵痛。

上图：胡蝶是和阮玲玉同时期的著名影星，脸颊上的酒窝是她的招牌，坚强使她走出一条不一样的人生之路。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金嗓子”周璇那宛转动人的歌声是这座城市里百听不厌的美妙乐曲，由她主演的影片同样受到观众的喜爱。与周璇同时期，唱红了一曲《玫瑰玫瑰我爱你》的姚莉被誉为“银嗓子”。这一金一银两位明星驰骋歌坛，遭遇却各不相同，一个为情所困命运悲惨，39岁就撒手人世，一个歌唱生涯长达三十多年，灌制唱片无数。



命运迥异的金嗓子银嗓子

“到如今，这般美丽的事迹，只剩下一片追忆，只剩下一片追忆……”当年，周璇吟唱着《凤凰于飞》之时，是不会想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在上海城市上空依旧悠扬地飘荡着这优美的歌声。

周璇看上去如同邻家女孩般清纯甜美，她那宛转动人的歌声是听不厌的美妙乐曲，被誉为“金嗓子”。在周璇时代，一曲《玫瑰玫瑰我爱你》被广为传唱，唱这首歌的姚莉被誉为“银嗓子”。一金一银两位歌星同时驰骋歌坛，却遭遇各不相同，一个为情所困命运悲惨，39岁就撒手人世；一个歌唱生涯长达三十多年，灌制唱片无数。



上图：清纯美丽的周璇人见人爱。
右页图：白虹、姚莉、周璇、李香兰和白光的合影。

金嗓子一鸣惊人

周璇是个弃儿，不知自己的名字、父母，连自己的生日是哪天都不清楚，童年很不幸福。12岁那年，经人介绍和聂耳同期进明月歌舞社，当时名叫周小红。在明月歌舞社，聪明伶俐的她跟着聂耳学会识谱；通过偷着观察王人美发声，提高唱歌技巧。1923年春，在贵州路北京路口一个破败的剧院里，周璇以一曲《民族之光》而成名。明月歌舞社创始人黎锦晖见她在唱"往前进，周旋于沙场之上"这句歌词时特别投入，便说："你就改名叫周旋吧"，一旁的严华建议旋字旁加上王字，从此，周小红改名叫周璇。

1936年，周璇出演了导演袁牧之为她度身定作的《马路天使》，影片中的两首插曲"天涯歌女"和"四季歌"经周璇的演唱一夜间被广为传唱，周璇也成为许多女孩子崇拜的偶像。她和严华结婚后，频繁接拍电影，而且每片必歌，每歌必红。

周璇有着一副天生的好嗓子，反应灵敏，虽然没有受过正统的歌唱训练，却勤奋好学，对歌词字字推敲，细细琢磨。对此贺绿汀记忆深刻，他评价周璇能够用歌声准确地表达作者的创作思想。

"我的一生就是为了唱歌而活"，周璇化身歌坛银幕上的精灵，执着地歌唱着。在上海成为"沦陷区"时期，周璇一共主演了20部影片，演唱了如《难民曲》、《疯狂世界》、《慈母心》、《银花飞》等歌曲。1945年，她在金都大戏院举办三场个人演唱会，门票被歌迷抢购一空。1946年至1949年三年间，她三赴香港拍摄了8部影片，她为影片配唱的插曲，如《夜上海》、《花样年华》、《晚安曲》、《桃李春风》等至今还令人回味，不少成了流行歌曲的典范。

周璇有着甜润动人的歌喉，清纯美丽、娇小玲珑的形象，

在歌坛、影坛大放光彩，深受人们的喜爱，在当时所有歌星中始终独领风骚，无人能胜过她。她在近二十年的演艺生涯中，一共演唱了200多首歌曲，拍摄了43部影片，被誉为“金嗓子”。

红颜薄命情路坎坷

周璇和歌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她的一生宛如一首凄凉的歌。她的歌唱事业虽然如日中天，感情生活却屡遭挫折。

周璇的初恋情人是明月歌舞团的英俊小生严华，他们在对歌唱事业共同的追求中相爱，结婚后成为万人心中羡慕的





金童玉女，但这段感情在40年代破裂。签离婚协议时，严华在一写字间里签字，周璇在自己住所签字。

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周璇不碰爱情这个敏感的话题，直到她遇到石挥。周璇在1946年赴港拍片前，在依依惜别中和石挥匆匆订立婚约。在香港，周璇身边的人经常向她传递石挥对她的感情日渐降温的消息，甚至还有上海小报上的文章为证，这使周璇和石挥的爱情笼罩上一层阴影。周璇回沪后，石挥也以周璇“决不与圈内人配成佳偶”的话作反

问，结果一段感情刚开始就匆匆划上了句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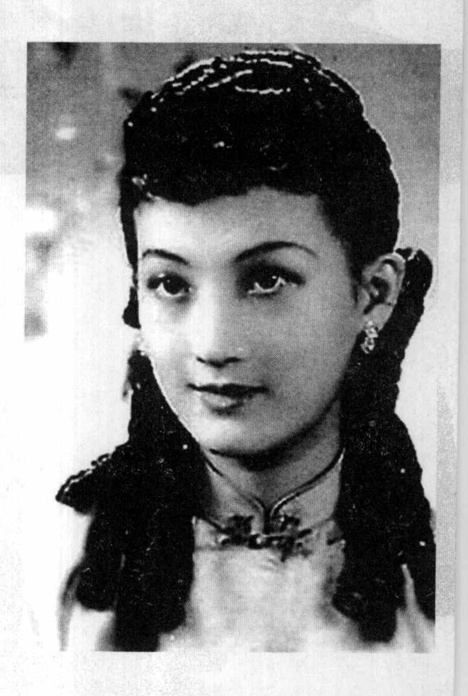
就在经历两次情变的周璇心灰意懒时，一个叫朱怀德的绸布商的殷勤照顾和追求让她感到温暖，她动心了。1949年春末，周璇与朱怀德在香港同居。周璇听信朱怀德回上海后即举行隆重婚礼的许诺，将全部积蓄交给他回上海做生意。不想朱怀德生意失败，人也如黄鹤般失去音讯。1950年，周璇带着朱怀德走后生下的他们的孩子回上海找到他，谁知朱怀德拒不承认孩子，还说："这孩子恐怕和你一样是领来的吧？"朱怀德毫不留情地抛弃了周璇，周璇被他骗去的钱也再要不回来。

解放后，周璇在拍《和平鸽》时认识了美工师唐棣，但这段感情还是一场春梦。1957年她走完了39年凄苦的人生路。

左页图：周璇在《马路天使》中和赵慧深饰一对相依为命的姐妹花。下图：周璇时髦的打扮受到当时追星族的效仿。

银嗓子常唱不衰

"玫瑰玫瑰最娇美，玫瑰玫瑰最艳丽，长夏开在枝头上，玫瑰玫瑰我爱你……"一曲《玫瑰玫瑰我爱你》是姚莉的代表作。



从小就爱唱歌的姚莉13岁由哥哥姚敏介绍进大同音乐社。姚敏乃作曲天才，初期担任歌手，与姚莉组成兄妹班；后来从事作曲，为姚莉写了不少好歌。兄妹俩经常在电台搭档表演，一天常常要跑五六家电台，有时忙得吃饭时间都没有。一次姚莉在电台唱歌时刚好被也在场的周璇和严华听到，他们觉得她很有才华，便介绍她加入百代唱片公司。她灌录的第一张唱片是"卖相思"，与同一唱片中的另一首歌曲"清流映明月"风靡一时，顿时成为红歌星。

姚莉加入百代唱片公司之后，亦引荐哥哥姚敏加入。16岁时姚莉已崭露头角，仙乐斯舞厅老板请她去当歌手，当时



上图：银嗓子姚莉。

全上海的舞厅还没有一个请中国女孩子唱中国歌的。之后每晚她不施粉黛地在仙乐斯登台演唱，白天还去电台播音。姚莉在仙乐斯一唱就是五年，21岁时转到了扬子舞厅当歌手。她演唱的《南海之晨》、《哪个不多情》、《人隔万重山》等广为流传。后来姚莉后与扬子舞厅少东家黄先生相爱并结合，婚后淡薄名利的她不再登台演唱，专心相夫教子。

1949年后，姚莉全家移居香港，许多夜总会邀她重新出山都遭拒绝。不过热爱唱歌的姚莉还是继续"幕后代唱"，自1956年替影星钟情幕后代唱电影《桃花江》的插曲后，与钟情成了幕前幕后的最佳拍档，在不少影片的片头字幕上，姚莉的名字往往比主演明星还要大。姚莉到香港后，和百代唱片公司签约灌制唱片，一签就是十多年，被誉为"银嗓子"。百代唱片公司赞誉她经历了"将近二十年的过程，始终独步歌坛，后起者无出其右"，是一点都不夸张的。她在兄长姚敏突发心脏病去世后，毅然担当起百代的唱片监制，一干就是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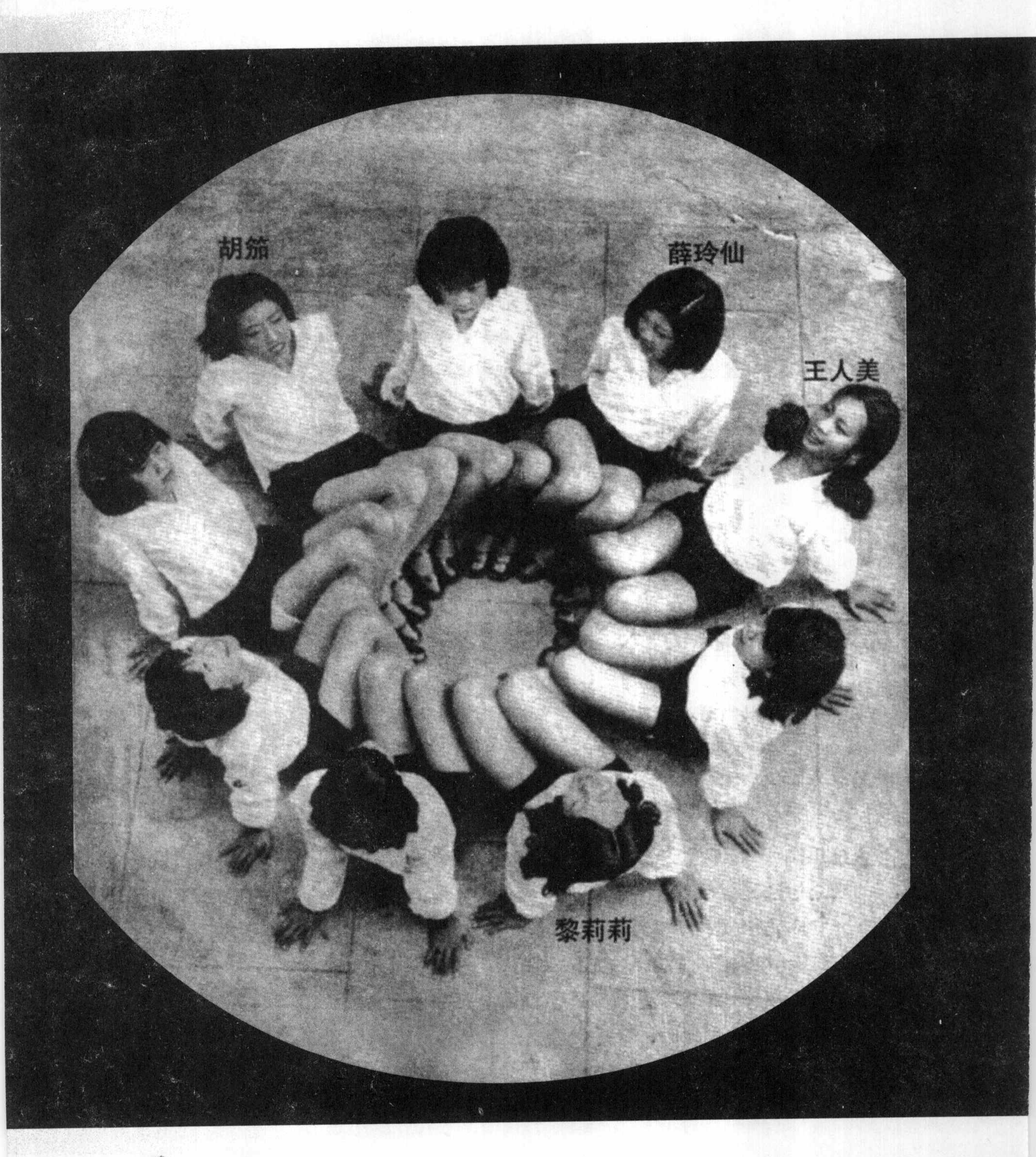
在姚莉的演唱生涯中，她初期模仿周璇唱腔，后向稳健醇厚的成熟嗓音发展，移居香港后开始研究美国流行女歌手Patti Page的演唱技巧，演唱风格因而又为之一变。

昨日歌坛星光灿烂，王人美、白虹、龚秋霞、李香兰、白光、欧阳飞莺等的歌声借助无线电广播飞入千家万户，上海人的生活因此多了份情趣。当年，她们用美妙的歌喉，将数以千计的流行歌曲传遍海内外，影响绵延至今。她们就像昨夜星辰，虽然已远去，却依旧璀璨。



余音绕梁的美妙歌喉

人总是怀旧，所以当著名歌手蔡琴举行怀旧金曲专场演出时，竟有不少老人专程在儿女的陪同下赶赴剧场一饱耳福。他们与其说是在听歌，不如说是在歌声中怀旧，怀旧代表他们对逝去时光的追忆。当蔡琴用低沉而深情的嗓音唱起《夜来香》、《香格里拉》、《如果没有你》等人们耳熟能详的老歌时，台下的观众仿佛被带回到这些歌曲诞生的年代，他们打开记忆的匣子，任凭往昔岁月一泻千里。于是，周璇、姚莉、王人美、白虹、龚秋霞、李香兰、白光、欧阳飞莺等名字泛上心头，当年她们用美妙的歌喉，将数以千计的流行歌曲传遍海内外，影响绵延至今。她们就像昨夜星辰，虽然已远去，却依旧璀璨。


胡笳
薛玲仙
王人美
黎莉莉

“秋水伊人”龚秋霞

龚秋霞是国语流行曲最前辈的歌手之一，出道比周璇、白虹还要早。龚秋霞幼年时即对歌舞有着浓厚兴趣，在舅舅的鼓励和支持下，十一二岁参加了歌舞学校的训练，在俄国老师的指导下学跳水手舞、踢踏舞，十四岁时正式加入“梅花歌舞团”，因歌喉动人舞姿优美而被喻为“梅花五虎将”之一。

使龚秋霞一鸣惊人的是她在她主演的影片《古塔奇案》中主唱的插曲《秋水伊人》。由著名作曲家贺绿汀创作的《秋水伊人》，乐曲哀怨凄清扣人心弦，是片中龚秋霞扮演的凤珍每晚临睡前望着女儿小珍，忍着泪以哀伤悠柔的嗓音唱出的。“望穿秋水，不见伊人的倩影，更残漏尽，孤雁两三声，往日的温情，只换得眼前的凄情，梦魂无所依，空有泪满襟。几时归来呀！伊人哟！……”让人回味不已。影片公映后，龚秋霞一炮走红，《秋水伊人》更是风靡全国，《古塔奇案》也成了龚秋霞的代表作。

能歌善舞的龚秋霞唱演技俱佳，成为影坛歌坛双栖演员。她主演的多部影片虽未引起多大反响，但其中脍炙人口的歌不少家喻户晓，如《花一般的梦》、《何处不相逢》、《莫忘今宵》等。有人这样评价龚秋霞的歌：充满青春的朝气，抑扬顿挫，甜润而又婉转。

在银幕上，龚秋霞以扮演温柔善良的女性和慈祥的母亲见长。在歌唱方面，她那温婉纯朴的歌声吸引了不少当时的名家为她作曲，如陈歌辛、贺绿汀、黄贻钧，故而她的歌曲广受喜爱。龚秋霞在漫长的三十多年电影生涯中，拍过百多部电影，灌唱过逾百首歌曲。1990年5月19日，龚秋霞以75岁高龄参加新加坡筹募《怀旧之夜》的义演，宝刀未老的她又重唱《秋水伊人》，赢得掌声无数。

左页图：明月歌舞团的“四大天王”：王人美、黎莉莉、薛玲仙、胡笳。



名门闺秀成歌星皇后

1946年8月，在上海歌星皇后竞选中，一位15岁少女以一曲自己最拿手的《雷梦娜》惊服四座，摘取了“歌星皇后”的桂冠。这位“歌星皇后”就是20世纪70年代在台湾与文豪梁实秋一见钟情轰动台湾，最终成了梁实秋夫人的韩菁清。

韩菁清出身豪门，父亲韩惠安是湖北巨贾，1937年带着一家人迁入江阴路上一幢花园洋房里。少年时代的韩菁清得益于家庭教师秀才彭寿民的熏陶，打下很好的古文、诗词基础。和梁实秋相恋后她的才华曾让梁实秋惊讶不已。

7岁那年，韩菁清和父亲在新新百货6楼饮茶，正值“玻璃电台”举行儿童歌唱比赛，她好奇地也去一试，居然一举夺魁。11岁时，她央求嫂嫂带着去“百乐门”应聘歌星，经过初试、复试、再试三轮筛选，她幸运地从3000位前来投考的女孩中脱颖而出，名列榜首。韩菁清当选为“歌星皇后”后，喜爱唱歌的她索性搬出花园洋房，自己租了间公寓开始靠唱歌养活自己。她每晚乘着绿色三轮车，穿梭于各大饭店，成了名职业歌手。父亲知道此事后，认为女儿当歌女抛头露面实在有失面子，百般阻拦，无奈女儿已经和十几家饭店签下了合同，只得仰天长叹，还算开明的父亲只好迁就了她。

韩菁清出名后成了上海的新闻人物，化妆品“蝶霜”还请她当模特做广告，印有她照片的“蝶霜”广告贴满大街小巷，韩菁清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

1949年，18岁的韩菁清定居香港，靠着努力又拼搏出一片天地，她在台湾发行的首张唱片《一曲寄情意》破了百万大关。她的歌多为情歌，故而被誉为“大众情人”、“一代歌后”。

韩菁清的歌喉甜美缠绵，会唱国语歌、英语歌、粤语歌、

右页图：白光擅长女低音。
上图：欧阳飞莺的《香格里拉》至今仍在传唱。





台语歌。她初到台湾时不会讲台语，靠着反复听台语歌居然学会了，她先后唱过的歌曲超过一千首。

1974年，她顶住压力与比她大30岁的梁实秋结合，这段被台湾媒体称之“倾城之恋”的婚姻让她享受到13年的甜蜜和恩爱。1987年，84岁的梁实秋去世后，韩菁清肝肠寸断，几年后也撒手人寰。

昨日歌坛星光灿烂

昨日歌坛星光灿烂，她们的歌声借助无线电广播飞入千家万户，上海人的生活因此多了份情趣。她们中的不少人因美妙的歌喉而跃身银幕，成了万人仰慕的明星。今天，由她们唱红的不少老歌依旧被传唱，可风靡一时的她们，名字却已慢慢被人遗忘。

白虹，11岁因能歌善舞、活泼可爱被招进明月歌舞团，没多久就成为一名主力演员。1934年，在上海《大晚报》举办的广播竞选中，她以9103票比周璇8876票高出227票名列第一，奠定当年歌坛擂主的地位。白虹投身电影业后，拍了《天花界》、《孤岛春秋》、《玉碎珠圆》、《地老天荒》等影片，影片中她的歌曲随电影到处流传，名声也扶摇直上。

白虹演唱的歌曲大多由她的第一任丈夫黎锦光谱曲，他们夫曲妇唱，曾被认为是最完美和谐的歌坛伴侣。但在共同生活了十多年后，他们劳燕分飞。解放后，白虹主演了《南京路上好八连》、《乡村女教师》等剧。她因病去世后，南洋



上图：1943 年李香兰和张爱玲的合影。
左图：中国第一位女歌星黎明晖。
左页图：白虹是当年明月歌舞团的台柱。

一带她的老歌迷掀起了“白虹热”……

李香兰，生长在中国的日本人，当年她在歌坛和影坛是家喻户晓的超级巨星。李香兰在学生时代曾跟一位女高音歌唱家学习花腔女高音，她用美声唱法来演唱流行歌曲令听众耳目一新。1944年，她偶然看到《夜来香》，哼唱了几遍后十分喜欢，便向黎锦光要求演唱这首歌。从此，“那南风来清凉，那夜莺啼声凄凉，月下的花儿都入梦，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这欧美风格的旋律始终盛唱不衰。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李香兰遭到军事法庭的审讯，她申辩：“我不是汉奸，我是日本人，我一直用中国艺名李香兰演出，原名叫山口淑子。我虽然曾经协助日本的国策，是因为我是日本人。”后来李香兰的母亲提供了她的山口家户籍副本，李香兰的“汉奸罪”才被免除。1946年3月，李香兰离开了上海。

在上海的歌坛舞榭上，还留下了许多女歌星的名字，如擅长女低音的白光，一曲《如果没有你》让人陶醉；擅长用鼻音表达幽然之情的吴莺音，在1946年—1948年间共推出30多张唱片，几乎首首流行。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想像，当年走在上海的马路上，到处飘入耳中的都是她的歌：红灯绿酒夜，围炉消寒天……据说，年逾古稀之年的她歌喉依旧动人。“这美丽的香格里拉，这可爱的香格里拉，我深深地爱上了它，我爱上了它……”这首歌由欧阳飞莺唱红，流行海内外，也成为了欧阳飞莺的代表作。

越剧因女扮男妆、温文尔雅、倜傥风流而别具一格，特别吸引上海滩上的太太小姐们；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缠绵悱恻的爱情戏看得人伤心动情，陶醉其间难以自拔。越剧早期名伶有“三花一娟”，即施银花、赵瑞花、王杏花、姚水娟，小生竺素娥、屠杏花、李艳芳，后来出现了越剧“十姐妹”等。因为越剧演员均为女伶，这注定她们难以挣脱被污辱被欺凌的命运。名伶们在舞台唱了一出又一出戏，也在舞台下演绎着自己人生的悲喜剧。



唱红上海滩的越剧女伶

假如时光倒流，让我们有机会回到60多年前的上海舞台上，我们会看到什么？感受到什么？

说来不可思议，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昆、京、沪、淮、扬、越、锡、绍等十几个剧种纷纷抢滩上海，激烈角逐的结果是：京剧坐了头把交椅，而以上演才子佳人戏为主的越剧竟然排名第二。

越剧原叫“绍兴文戏”，起源于浙江绍兴嵊县农村一带，因早期表演时敲着笃鼓、尺板伴奏，发出“的的笃笃”的声音，又称“的笃班”，原为男子戏班，1923年左右开始出现女子戏班，1940年代女子越剧开始在上海较大型的剧场演出。越剧女班代替男班后，因女扮男妆、温文尔雅、倜傥风流而



上图：“三花一娟”之一的施银花。



别具一格，特别吸引上海滩上的太太小姐们；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缠绵悱恻的爱情戏看得人伤心动情，陶醉其间难以自拔，很多戏迷不惜票价，看了一遍又一遍，甚至名伶演到哪儿她们捧场到哪儿。越剧早期名伶有“三花一娟”，即施银花、赵瑞花、王杏花、姚水娟，小生竺素娥、屠杏花、李艳芳，后来出现了越剧“十姐妹”等。越剧著名的保留节目有《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红楼梦》、《祥林嫂》、《庵堂认母》、《汉宫怨》、《姻脂》等。

因为越剧演员均为女伶，这注定她们难以挣脱被污辱被欺凌的命运。名伶们在舞台唱了一出又一出戏，也在舞台下演绎着自己人生的悲喜剧。一旦她们成为红角，流氓戏霸总想把她们占为己有，成为手中的摇钱树，名伶筱丹桂、马樟花就是恶势力的牺牲品。

两颗“闪电”新星的殒落

1940年代的越剧界有两位越剧名角被冠之以“闪电”之名，一是“闪电小生”马樟花，一是“闪电红星”花旦支兰芳。她们在同一舞台唱红，在同一年先后去世。

扮相俊秀的小生马樟花在大来戏院演出时，每日两场座无虚席，风头很健，喜坏了大来戏院老板陆根棣。1941年马樟花嫁给一商人后自己组建一个新戏班叫天星剧团，请支兰

芳作搭档，一出新编剧目《恩爱村》在九星戏院演红，一个多月里卖座率高得惊人，但灾祸也几乎同时悄悄走近了她。失去了摇钱树的陆根棣嫉妒得咬牙切齿，他买通小报记者无中生有造谣，败坏马樟花的名声；后来马樟花向越剧姐妹索讨被借去的四百块钱，被人败坏她的清白，不得不为讨公道上法庭时，又被陆根棣趁机大作文章。一时间，流言、谎言压得马樟花喘不气来。

一天演出中，戏班里的演员由故意刁难到当面顶撞，最后罢演，存心要马樟花的好看。当时戏正演到一半，观众席一片喧闹，逼得马樟花在戏班供奉的神像唐明皇前跪下才罢休。第二天夜里，万箭穿心的马樟花就喝药自杀，虽经抢救挽回生命，身体却垮了。然而，造谣生事的人依旧不手软，污蔑不断，马樟花在悲愤之中走完了她 22 岁的生命。

与马樟花搭档演戏的支兰芳在她病后，便一肩挑起了戏班的担子。才 20 岁的她有着马樟花的前车之鉴，事事谨慎，处处小心，一心一意演好戏。当时有人出高价劝她跳槽，被她拒绝，她恪守和马樟花订下的半年和约，还忙中抽空探望、慰问马樟花。几个月里，她在舞台上交替演着传统老戏和新编古装戏，声誉日隆。可好运不长，她不幸患上了白喉病，经抢救才转危为安。当时正值中秋要演“应时戏”，她带着大病初愈的身体撑着登台，还挑了叫座但戏份很重的《阴阳河》，她在舞台上跳跃、后翻、旋转，博得阵阵喝彩声，四个小时的戏累得她几乎倒在舞台上。当晚她再度病重，可第二天又上了台。

过度的疲劳终于彻底摧毁了支兰芳，几天后她的人生走到了尽头，可以说支兰芳是累死的。最可怜的是，好几年里她的棺木就搁在露天，只有几把稻草为她遮挡日晒雨淋。一代越剧红伶的悲惨命运让人悲叹。



上图：筱丹桂被逼以自杀结束生命。

左页图：“闪电小生”马樟花。

筱丹桂被逼自杀

1947年10月，上海的各家大小报纸争相发表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著名越剧演员筱丹桂自杀了。这一消息让热爱筱丹桂的观众叹息不已，同时人们也在猜测这位红遍上海滩的越剧花旦为什么要走上绝路。

筱丹桂有“越剧皇后”之美誉，她唱腔柔中带刚，能文能武，20岁时艺术之路已步上黄金时期，红得发紫。筱丹桂原是越剧戏班“高升舞台”的演员，后因戏班解散，被对她暗存垂涎之心的张春帆用甜言蜜语哄骗到上海来唱戏，她在浙东大戏院一登台便赢得了近乎疯狂的喝彩声。对她觊觎已久的张春帆看到筱丹桂每天赚得银元满钵，便暗暗打起她的主意，要把她占为己有。一天中午，他趁筱丹桂正在午睡将她奸污，软弱的筱丹桂不敢声张，之后被迫和张春帆同居，成了张春帆女儿的“姐姐”。张春帆带着筱丹桂这棵摇钱树，从“浙东”唱到“天宫”、“国泰”，如鱼得水，他不仅剥削诈取着筱丹桂的血汗钱，还把她视作玩物，剥夺了她的人身自由。



1947年，筱丹桂参加了《山河恋》联合义演，在和众位姐妹的接触中她开始觉醒，对自己的现状生出不满之情。这时期，越剧界艺术革新之风劲吹，表演上还沿循老路的筱丹桂日渐失去原有的光芒，票房不如从前，张春帆也不像从前那样对她虚情假意、好言讨好了。

一天，筱丹桂因回家比平时晚，遭张春帆严厉盘问，一顿拳打脚踢后，张春帆逼她承认和剧团导演冷山有私情。因筱丹桂拒不承认，张春帆还把她强行押到冷山家中当面对质。以后几天里，张春帆一直对她不间断地进行羞辱和打骂，令筱丹桂感觉做人没什么意思。一天，张春帆竟当着众人的面大肆辱骂筱丹桂，被一再伤害的筱丹桂再也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她含泪喝下了早已准备好的一瓶“来沙尔”，含恨离开了人间。

为了悼念含冤而死的筱丹桂，表达越剧界对恶势力的谴责和反抗，上海34家越剧场子全部停演日场。筱丹桂大殓那天，张春帆被迫披麻带孝跪在灵前，假惺惺地挤出几滴眼泪。越剧姐妹们历数他的种种劣行，将唾沫吐了他一身。

越剧十姐妹“闹”申江

1947年8月，上海滩上越剧界真是十分热闹，当时十位越剧名演员尹桂芳、徐玉兰、吴筱楼、袁雪芬、竺水招、张桂凤、范瑞娟、傅全香、徐天红、筱丹桂为创设越剧学校、建造实验剧场筹募基金，假座黄金大戏院联合公演历史宫闱剧《山河恋》。越剧十大头牌联合演出在上海是一次创举，发起这场演出的是率先对越剧进行比较全面改革的袁雪芬。

袁雪芬因主演《祥林嫂》受到迫害，大病一场后便辍演在家。休养期间，她萌生一个念头：假如越剧界有自己的舞台和学校，不但可以自由地演出，也可以培养新一代的越剧演员。她的想法得到了包括许广平等人的支持，许广平还鼓励袁雪芬团结越剧界姐妹，靠大家的力量做好这件事。

于是袁雪芬首先通过著名老生徐天红，约了尹桂芳和竺水招见面。她刚把想法和两位和盘托出，立刻得到响应。同样，著名小生徐玉兰、范端娟，“金嗓子”傅全香都异口同声



上图：越剧经过改革，吸收借鉴了话剧、昆曲以及西洋音乐的成就，力图创造出一种舞台新形式。左页图：越剧十姐妹联合演出《山河恋》乃上海滩一大创举。

表示一定参演。当徐玉兰邀请“越剧皇后”筱丹桂一同参加演出时，筱丹桂很想去，因害怕戏霸张春帆不敢贸然答应，于是袁雪芬直接找到张春帆交涉，张不敢得罪众人，只得违心答应。 十姐妹确定后，她们请出南微、韩义、成容为她们编写《山河恋》剧本，因时间紧促，便边写边排。

8月19日下午3时，十姐妹经过不到一个月的紧张排练，使《山河恋》如期公演了。首场演出气氛热烈极了，几乎是出场一个演员就是一阵掌声，唱一段一片喝彩，越剧迷们看得如醉如痴。首场演完，演员们大受鼓舞，顾不得劳累和吃饭休息 ，接着又准备夜场的演出。一场场演下来，观众的热情有增无减。

谁知演出进行到第五天时风云突变，社会局送来一纸公文：限五天之内，将越剧学校及剧场筹建计划送该局审查备案。五天过后，社会局行文嵩山警察公局以未按时备案为由，勒令《山河恋》停演。傍晚，两名警察将停演令送到后台，并且声称已筹之款不得动用。

接到“勒令停演”公文，十姐妹四处奔走要讨说法，遭拒绝；当天《大公报》、《新闻报》、《新民报晚刊》等许多报纸接连发表文章，对姐妹们进行声援。国民党当局理亏心虚，迫不得已撤销停演令。

《山河恋》经过了一个月盛况空前的演出，由于国民党当局的百般阻挠，十姐妹最后只获得96两黄金，造剧场办学校根本无法实现。但这次联合演出行动，让国民党当局看到了团结的力量，真正感到了震慑。

如今，当年唱戏和看戏的都已年逾花甲，但越剧婉转甜美的唱腔一直萦绕在戏剧舞台上，小生潇洒俊逸、花旦绰约妩媚的身姿始终活跃于舞台的聚光灯下，一代代后起之秀将越剧舞台演绎得更加灿烂多姿。

猩红的嘴唇、扑鼻的香水味、逢场作戏的笑脸伴随着打情骂俏，一切都充满着暧昧的气息。浓妆艳抹的舞女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坐台子，下舞池，扭动着杨柳细腰……

纸醉金迷的夜生活，吞噬着她们的青春，浓浓的风尘味替代了曾经有过的纯真和质朴，她们从下海之日起就被贴上了风尘女子的标签。



夜幕下的舞女故事

灯红酒绿、笙歌达旦，舒缓而优美的乐曲中，西装革履的男士、旗袍闪亮的舞女耳鬓厮磨、相拥而舞，这是旧上海夜幕降临后百乐门舞厅内日日可见的一幕。

猩红的嘴唇、扑鼻的香水味、逢场作戏的笑脸伴随着打情骂俏，一切都充满着暧昧的气息。浓妆艳抹的舞女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坐台子，下舞池，扭动着杨柳细腰。纸醉金迷的夜生活，吞噬了她们的青春，浓浓的风尘味替代了曾经有过的纯真和质朴，她们从下海之日起就被贴上了风尘女子的标签，再洁身自好，在旁人眼中终究是无清白名誉的。

下海，多为生活所迫

上海滩有舞女最早在20世纪20年代，孤岛时期由于租



上图：舞厅一角。
右页图：两位颇受冷落的舞女，不知今夜谁会邀她们共舞。

界的畸形繁荣，舞业生意日见兴隆，舞女作为一种谋生的职业也进入全盛时期。

下海当舞女的，大多为生活所迫。她们中不乏受过教育的小家碧玉，因家道中落不得已而为之，也有学生、小职员、小明星、出逃的小妾等，一般都因生活困难而从事舞女职业。当时，高档豪华的舞厅有百乐门、仙乐斯、大都会和新仙林；中档舞厅有米高梅、维也纳、大沪、大华、维纳司等，出没于其间的执照舞女有千余人。

舞女和福州路会乐里的青楼女子相比，要自主和独立得多，她们日日去舞厅上班，收入来自舞票，和舞厅老板三七

开、四六开、五五开，收入高低取决于她们靠姿色、魅力和交际手腕招揽舞客的多寡。伴舞是她们的职业，若非情愿，没有人能强迫她们卖身；她们愿意的话，也会以身相许，不足为奇。

高档舞厅里的头牌红舞女风头十足，她们大都容貌出群，身姿妖娆，能说会道，手段非同一般。她们爱穿四寸高的细长跟高跟鞋，旗袍的开衩无一例外开到大腿根处，露出一双浑圆线条优美的大腿，嘴唇涂得艳红，轻扭细腰、风情万种地“坐台子”，陪舞客闲谈喝酒。因为见多了达官显贵，自然架子十足，脾气大，不仅舞女大班对她们承让三分，就连舞厅老板也笑脸相对。

她们“坐台子”、下舞池，和舞客亲密无间，说着甜言蜜语，不过是不会动什么真感情的。她们明白这是场明码标价的交易，过了纸醉金迷的今宵，谁知明晚如何光景。





她们和所有的女孩子一样，总想在好年华逝去之前找个好归宿。可“风尘”之地找个老实可靠的人谈何容易，不少人最后做人小妾，或被金屋藏娇，就是侥幸明媒正娶嫁入豪门，也未必一生就后顾无忧。

当年百乐门挂头牌的红舞女邹梅琪嫁给大盐商之子，成了少奶奶，曾经抢足了风头，不知让多少人嫉妒得红了眼。可惜这段婚姻并没有维持多久，少奶奶身份很快就又被舞女身份替代。不过经过豪门的历练，倒是褪去了一身的“风尘”，衣着打扮上已很难看出红舞女的招摇和夸张痕迹。

与红舞女相比，姿色平常、木讷迟钝的舞女处境就惨了，因无客人，只得坐冷板凳等生意上门，被人称之“摆测字摊”，收入无几。

夜幕下的一段怨情

来舞厅消遣的舞客，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有。舞女与舞客过往甚密，若受到特殊照顾，日久生情，便会谈婚论嫁，或金屋藏娇。倘若日后一方另觅新欢，恩断义绝，难免不生出事端，甚至闹出人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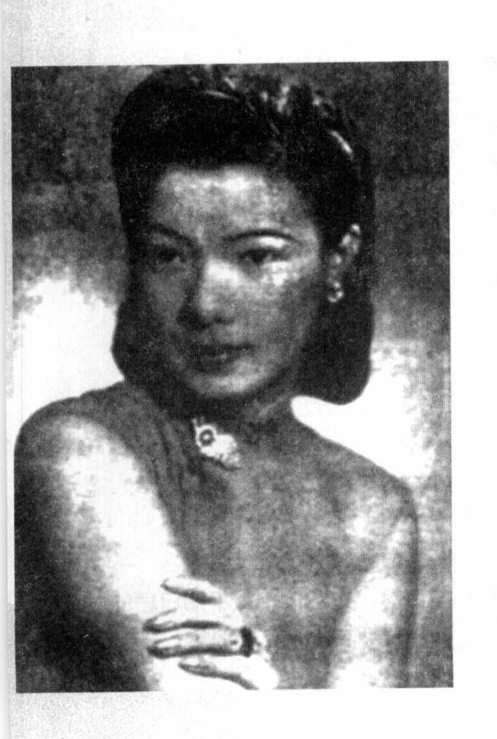
1930年的上海滩发生了一件轰动性新闻，“黑猫”的舞女黄白英控告虹口一五金店少爷童三毛胁逼她服毒。童三毛是黄白英在“大东”当舞女时的舞客，两人相好后订下婚约。后来黄白英转到“黑猫”做舞女，名声鹊起，又与一大学生订白首之盟。童三毛得知后找她理论，同乘汽车至吴淞江边，他先要黄一同投江殉情，后又回到沧州饭店拿出事先买好的安眠药让黄白英吃，待黄白英吞了十二片后，童三毛突生悔意，急忙将她送到医院抢救，幸好黄白英没有生命危险。童三毛因为这件事被判服刑两年。这桩桃色新闻后来被搬上了舞台，黄白英大大出了名。

左页图：这四位舞女不知日后的命运是坎坷还是一帆风顺。

下图：死在枪口下的百乐门红舞女陈曼丽。
右页图：百乐门舞厅的弹簧地板是舞客的最爱，豪华的装潢使它成为上海滩上最高档的舞厅。

大沪舞厅舞女杜菊英与棉布掮客陆亭芳在舞池相识，同居三月后因陆亭芳生性好赌而协议离婚，杜菊芳仍回舞厅操旧业，陆时常纠缠不休。一次，陆亭芳拿着一瓶硫酸上门威胁，幸亏养母全力阻挡，杜菊英逃过一难。两个月后的一天，杜菊芳正和其他舞女、舞客在福州路上的老正兴吃饭时，陆亭芳携硫酸闻讯而至。正当杜菊英与舞客谈笑风声时，陆亭芳突然冲上前将硫酸朝着她的面部浇去，只听杜菊英惨叫声声，旁边的舞客、舞女也被灼伤。事后，被抓获的陆亭芳受到严惩，而被毁了容的杜菊英不仅要支付大笔医疗费，即使痊愈了也不能当舞女谋生了，那张满是疤痕的脸恐怕找任何工作都难。杜菊英好歹还保住了条命，有的舞女因为得罪了人最后被残害致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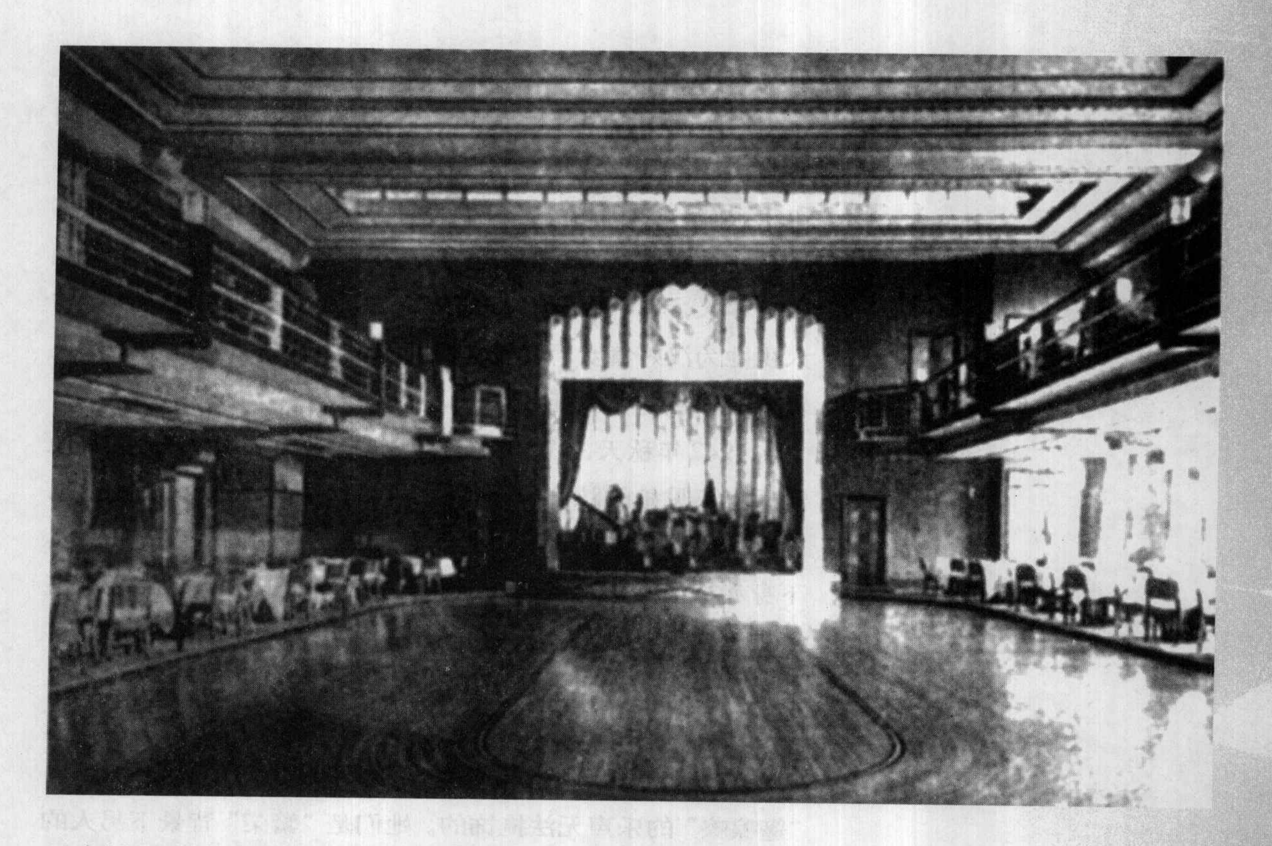
维也纳有个张姓红舞女，容貌靓丽，被宋子文的二弟宋子良看上，用重礼把张小姐搞到手。可新鲜劲一过，宋子良又喜新厌旧。张小姐不依不饶，要宋子良赔偿10万元了断一切，宋子良不肯，便支使杜月笙的手下将她塞进麻袋，抛进吴淞口外的长江中。这件事直到两年后才暴露，因为牵涉到权高位重的宋子文，最后不了了之。



舞场命案藏蹊跷

位于静安寺的百乐门舞厅是昔日最豪华的大型舞厅之一，不仅它的设备全部由国外进口，就连卫生间、酒吧、大堂无一不是参照纽约最豪华的夜总会装饰的。它最让人称道的是弹簧舞池，就是在地板下面安装了特制的弹簧，当舞客跳起吉特巴时，脚下的地板会随着脚步上下颤悠，令人飘飘欲仙。百乐门总是宾客如云，它的舞女阵容也非别家舞厅可比，其中最负艳名的是陈曼丽。

陈曼丽亭亭玉立，妖媚多姿，且擅长京剧，曾与叶盛兰、



马富禄同台演出过《鸿鸾禧》。她和银行家刘晦之同居过一段时间后又重归舞厅伴舞，舞业日盛。1940年2月25日深夜，她在舞厅左首近音乐台进出口处“坐台子”，正与人聊得欢时，突然从音乐台左侧跃出一穿西装青年人抽枪向她连射三枪，陈曼丽右颈、左臂、腹腰被击中，两名舞客一人被流弹伤了右臂，一人伤及背部较重。陈曼丽被送进医院后不治身亡。

巧的是，就在“百乐门血案”发生前两小时，“仙乐宫”舞厅发生重庆地下工作人员枪杀“76号”机要室主任钱人龙之事。有人说陈曼丽是重庆方面的人，汪伪特工总部因为钱人龙的被杀，而报复杀了陈曼丽。至于陈曼丽到底有没有特

别的背景，至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当年的西藏路上有近十家中小型舞厅，“米高梅”是最出名的，它的规模介于一二流之间，据说这里曾是重庆地下工作联系站。“米高梅”有个舞女叫任黛黛，艳光四射，谈吐不凡，列“米高梅”红舞女之首位。因给她捧场的舞客中有几个日本人，其中日本宪兵大队长杉原和她交往甚密，所以有人视她为汉奸舞女，百般轻视，却不知她为重庆地下工作人员效命，且身负重任。

1942年秋天，任黛黛突然从“米字梅”失踪，沪上其他舞厅也不见她的踪影，“米高梅”略知她的底细，焦急万分。不久传出一条新闻：汉口路扬子江饭店一房间内，发现一具下身赤裸的女尸被绑着，尸身上插着一把日本倭刀。后来证实被害之人正是任黛黛。有人说她身负刺杀杉原的使命，可能是下手前走漏了消息而被日本人抢先一步遇了害。

旧时舞女境遇和青楼女子有几分相似，都是人前欢笑人后悲哀无人晓，舞女生涯所遭受的羞辱和欺凌是婆娑的舞姿、“篷嚓嚓”的乐声无法掩饰的。她们是“繁荣”背景下男人的娱乐消遣品，所有的辛酸和眼泪留待她们在寂寞的黑夜里默默品味。

她们明妆丽服，珠翠满头，或高车驷马招摇过市，炫耀标新立异的妆扮；或翠袖红裙，出没于高档茶楼、戏馆，婷婷袅袅，嬉戏笑语，卖弄风情。她们是长三堂子里的高档妓女，妙龄年华、艳压群芳时慕名而来者不计其数；一旦美人迟暮，谁能逃得过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命运。她们中晚景凄惨者不乏其人。



长三堂子里的女校书

“洋泾风景尽堪夸，到处笙歌到处花。地火荧荧天不夜，秦淮不敌此繁华。”清末民初的上海，花街柳巷遍布各处，妓馆娼寮鳞次栉比，娼妓人数成千上万，就连烟花盛地南京、扬州也自叹不如。十里洋场的诱人景观，曾经令无数富商巨贾、士绅文人挥金买笑，流连忘返。

明明是青楼女子，却自称“先生”、“女校书”，她们明妆丽服，珠翠满头，或高车驷马招摇过市，炫耀标新立异的妆扮；或翠袖红裙，出没于高档茶楼、戏馆，婷婷袅袅，嬉戏笑语，卖弄风情。她们妙龄年华、艳压群芳时慕名而来者不计其数，一旦美人迟暮，门前冷落车马稀，晚景凄惨者不乏其人。



销金之窟纸醉金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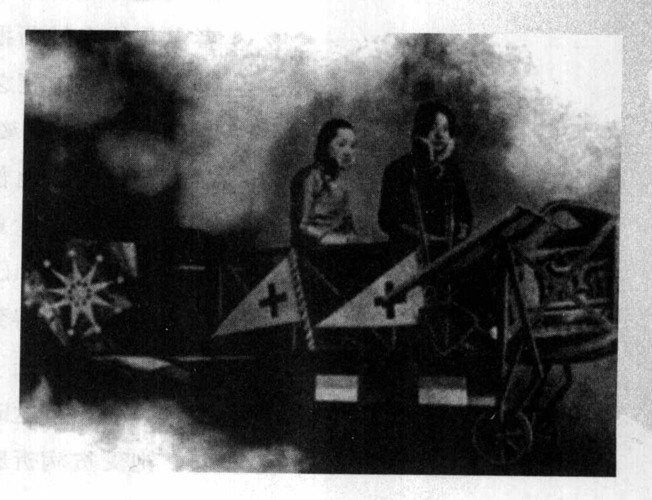
旧时的青楼女子按姿色、文化素养、琴曲技艺、名声等分为三级，即长三、么二、花烟。喝茶、侍酒、住夜收费3元的地位最高，称为“长三堂”，所谓“大理台儿红木床，长三书寓太轩昂。晚来呢轿如飞过，个个灯笼写正堂”。清末民初的长三堂陈设极尽豪华，俨若王侯，床榻几案非云石即楠木，饰以罗帘纱幕，屋中穿衣镜、书画灯、百灵台、玻罩花、翡翠画、珠胎钟、高脚盘、银烟筒等灿然夺目，令人大有纸醉金迷之慨。

书寓、长三堂的妓女正式接客前都要经过一番调教，请老师教她们琴棋书画，待到琴声悠扬，歌喉婉转，书画精通，练得一身与客人应酬、周旋的好本事时方才接客，与慕名而来之风流文人吟风弄月，诗酒唱和。早期时她们一般只卖艺而不卖身，除了说书弹唱，便是陪酒。陪酒时可与客人亲近些，但喝完酒便须与客人保持一尺以上的距离，以示尊严。不过一旦卖身，其身价高昂，远非一般商人可以承担得了的，问津者都是一些达官显贵和他们的子弟。这只要从她们的穿戴和饮食起居上便可见一斑。有些名妓手中一枝鸦片枪，就价值千把元大洋，她们的客人大多为富商。

下图：上海名妓在照相馆拍摄乘飞机的艺术照也算是赶时髦。
左页图：20世纪初的名妓“十美图”。

上等的青楼女子，客人大多是熟识的老主顾。若是遇上个不惜金钱攀花折枝的，慷慨地大把花钱供她置装开销，还时时馈赠重礼，“先生”自然迎来送往不敢松懈，生怕烧香不到家被人抢走了财神；而客人一旦喜新厌旧，也不能一抬腿就走，还得拿出一笔钱来安抚旧日相好，否则遇上个泼辣的人说不准会一哭二闹地上门吵闹。

早期妓院大多开在四马路（今福州路）的荟芳里、胡家宅（今山西路与福建路之间），后由清和坊、同春坊蔓延到小花园、民和里、会乐里、群玉坊，最后集中在广西路和云南路之间，如乐余里、福祥里、福致里。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汕头路最能代表上海滩烟花盛况了，尤其是沿西藏中路热闹地段，举目满眼皆芳标灯色。



风流林黛玉难逃潦倒

旧时有名的妓女，一夜工夫有时要出十几、二十几个局，陪酒谈笑助兴。为了招



揽客人，广开财路，她们衣着不惜工本，务求华丽夺目，只要市面上有了什么新花样，有财力的青楼女子是绝对要赶这个潮流，诸如在滚边的花式、领子的高低、饰品的搭配上决不肯落伍、马虎。她们走在时尚的最前面，佩戴金表，用进口的香粉、胭脂、唇膏和香水，是女子中衣饰最时髦的人。

只是，她们风华绝代时呼风唤雨，围着她们转、一掷千金者不乏其人；一旦花季逝去，价值不再，境遇则迥然不同，被人遗忘，最终落得贫困交加、潦倒凄凉的结局。

清末上海的张园是著名的游览园林，也是有名的社交场合，张园中的“安凯第”设有茶室，时髦人士下午都讲究去“安凯第”品茗。当时最出名的青楼名妓林黛玉、陆兰芳、张书玉、金小宝四人是“安凯第”的常客，她们每次来一概在大门进口处各占一桌，以吸引游人注意，做活广告。有好事者以四位名妓所摆出的阵式如同寺院中镇守山门的“四大金刚”一般，遂冠之以“四大金刚”之名。这四人之中以林黛玉高居首位，其姿色中等，媚人之术却一流，且擅长唱昆曲，故名声最响。她曾被南浔富商以重金聘归，可好景不长，很快又下邱氏之堂重张艳帜。她看上了当时正走红的花旦路玉珊，不惜手段和已捷足先登的张书玉争夺，终于仗着名声和财力将路玉珊得到手，还特地为他租了房子。林黛玉近不惑之年时又喜欢上了小生龙小云，两人曾经同居，可不久她又重作冯妇。可这时的她已年老色衰，不复当年的盛况。1920年，饱受贫病折磨、骨瘦如柴的林黛玉病死在南京路的大庆

寓所。

想当年林黛玉何等风光，却落得死在一间破旧亭子间里的结局。旧时妓女过着迎来送往的生活，表面上热热闹闹，但这种日夜颠倒、毫无规律的生活使她们的青春极为短暂，健康严重受损，一旦好年华不再，等待她们的就是林黛玉的遭遇。

双华三媛风华难持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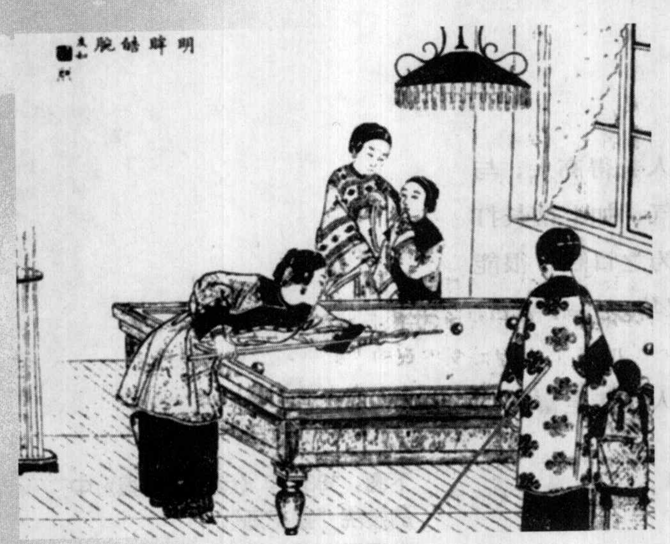
双华三媛是当年花巷中出名的美人。她人长得高大，与娇小玲珑美人态恰好相反，不过她十分的秀气，加上擅长打扮，故每每出局，艳光四射，令在坐的客人为之目眩，很能替请客的主人脸上贴金。当时冶游者都知道双华三媛的艳名，称她“北里标准美人”。

那个时代娶妓不足为奇，不仅中下层之人，甚至富商绅



下图：1888年《点石斋画报》中的妓院“摆花酒”。
左页图：昔日妓女出局陪人打麻将。

宦也多有不惜厚资赎妓身价、娶作妻妾的。不过，有的青楼女子便趁机演一场假从良的戏，俗称“倌人浴浴”，借他人财力赎身，从良为妾，再伺机卷钱而逃。林黛玉演过假从良的闹剧，双华三媛也耍过同样手腕。她在前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先嫁给奉系的政客沈能毅，后再嫁给国民党一个师长，之后又在汕头路高悬艳旗重操旧业。让人看不懂的是，当时妓女嫁过一回人再出山，就好像增加了一份资本，反而更受人追捧。双华三艳确实风头不减，一时客来客往热闹非凡。她偏偏花样百出，很快和一个演文明戏的人打得火热，接着又恋上一理发师，还每天自驾汽车去福州路三元坊的理发店接送理发师，鸣着喇叭大张旗鼓地招摇。这般做法在她这样的名妓是自贬身价，让她名声大跌，结果不多时问津者几乎就没有了。她索性到仙乐舞宫当起舞女，还染上鸦片瘾，后来不知所终，不过可以想像她逃脱不了穷困潦倒的结局。



上图：打台球是时髦的娱乐活动，妓女也不甘示弱。

在嫖妓成为不少人娱乐生活一部分的同时，妓院也演变为谈生意、会朋友、交际应酬之地，到了这里的人想洁身自好、不受诱惑很难，难怪当时上海周边地区的一些人都不敢让自己的儿子涉足上海这块地方，生怕掉进染缸学坏。

烟花之地就像个大染缸，污秽不堪，光怪陆离。“长三堂”里的高级妓女虽然外表包装华丽，也终究只是男人的玩偶，没有尊严可言。她们是那个特定社会下的产物，是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有人说，她们是上海滩最早自食其力的职业女性，正是这样的“职业”造就了这个畸形的群体，成为旧上海社会生活中一个无法割除的毒瘤。

昔日秦淮河畔李香君为了执着于与河南才子侯方域的爱情，血溅桃花扇，从此“桃花扇”的故事流传至今；董小宛为冒辟疆“拼得一命酬知己，追伍波臣作鬼雄”的灼热爱情，在秦淮青楼女子中是独一无二的。上海的四马路、五马路，也有过好几位重情重义的青楼女子。

重情重义的青楼女子

青楼女子做的是迎新送旧的生意，旧上海烟花巷流传过这样一句俗语：“一个小姐不做一个客人”。她们看准了客人的门道，便会趁机狠捞一票，笼络住客人的心就等于把手伸进了他们的钱袋。不过，青楼之中也有特例，把感情和情义置于金钱之上的也有其人。

昔日秦淮河畔李香君为了执着于与河南才子侯方域的爱情，血溅桃花扇，从此“桃花扇”的故事流传至今；董小宛为冒辟疆“拼得一命酬知己，追伍波臣作鬼雄”的灼热爱情，在秦淮青楼女子中是独一无二的；还有寇白门，从良嫁于南明小朝廷显赫功臣朱国弼，当她获知朱国弼被囚后欲卖掉家中所有歌姬来为自己赎命时，痛恨他的薄情寡义，毅然和他



决断，在为朱国弼筹得两万两黄金赎身后重回秦淮歌楼。

上海的四马路、五马路，也有过好几位重情重义的青楼女子。

红颜白发传佳话

当年红遍上海烟花界的高彩云早年拜名师学京剧，一开口定然博得满堂彩。大世界游乐场为请她去唱压台戏，经理亲自登门。每当她出场，听众座无虚席。她在青楼十年，欲纳之为妾或金屋藏娇的富商巨贾不计其数，都被她拒绝，因为她坚持要做正室夫人。

高彩云尚是无名雏儿时，便对上海梨园江南四大名旦之一的赵君玉心生爱慕之情，心想将来能嫁一郎君如君玉者，则心愿也可了却。

这位赵君玉在他全盛时期，风头可以和与梅兰芳相媲美。他虽是男旦却比女人还要女人，挑大梁在天蟾舞台演出时，座客常满，楼上包厢坐的大部分是女客，珠光宝气可与台上的赵君玉相映成辉。杜月笙曾笑言："包厢中之女客虽美，却美不过赵君玉。"抗战时期，24岁的高彩云到重庆小梁子操艳业，芳誉大噪，日进斗金，极为富裕。这时赵君玉丧妻，已花甲之年的他色艺减退，由灿烂归于平淡。不料高彩云得知赵君玉孑然一身，竟摘去芳标飞往昆明。正值妙龄年华的她与赵君玉举行婚礼成为夫妇。红颜白发的结合传到上海，成为一段佳话。

可惜美景不长久，高彩云所有的积蓄在日机轰炸昆明时化为乌有，赵君玉穷途末路不得已去昭通献艺，结果祸不单行，恰逢日机轰炸昭通，一代红伶惨死于废墟堆中。高彩云迫于生计，只得在昆明群芳会旧调重弹，终以人老珠黄没有号召力被炒了鱿鱼，最后贫病交迫而死。



上图：沈秋水之墓。
左页图：秋水山庄一角。

沈秋水焚琴谢知音

杭州西湖边、孤山对面有一幢名为“秋水山庄”的别墅，它记录了当年上海四马路迎春坊妓女慧芝（后改名沈秋水）与报业大王史量才的一段情。

沈秋水本是迎春坊“三朵花”之老三，长得秀丽明艳，聪敏伶俐，擅长鼓琴度曲。当时镇江军阀陶骏保对她一见钟情，许下婚嫁之诺。一日，陶骏保携十几万巨款来见沈秋水，和她商量婚嫁后置办房产田地之事。刚巧有人送来上海都督陈其美的请柬，陶骏保便赶去赴宴，不料刚出弄堂口就中了枪弹命归黄泉，那笔巨款自然就归了沈秋水。

沈秋水在迎春坊认识已有妻室的史量才后，认定此君乃人中豪杰，主动接近他，俩人终成眷属，婚后慧芝改名为沈秋水，并将陶骏保留下的十几万巨款资助史量才盘下了《申报》，帮助史量才成就了一番大事业。沈秋水嫁入史家后，史



上图：一位姑娘病了，众位姐妹前来看望，青楼女子惺惺相怜。
右页图：青楼奇女子吴嫣。

公馆内外上下称她为太太，就连大太太所生的儿子也叫她亲妈，她虽然掌管了史公馆的一切，但始终与大太太和睦相处。

可幸福的好日子没过几年，沈秋水便听说史量才在外又有了外室，还生了个女儿。想到自己倾尽所有把一颗心都放在了史量才的身上，她异常伤心，郁郁寡欢。自感有愧于她的史量才为表歉意，亲自选址建造了秋水别墅，和沈秋水在西湖之畔度过了一段琴瑟和谐、泛舟湖上的美好时光。女人总是最傻的，也是最容易受感动的，沈秋水在秋水山庄忘却了烦恼，把所有的委屈和不平都付之西湖，真正做个秋水伊人。

1834年史量才的遇刺让沈秋水失去了至爱的亲人，形单影只的她白衣素服，面容憔悴，伤心欲绝地在史量才的灵柩

前弹奏了最后一曲后焚琴绝音。史量才安葬后，沈秋水将秋水山庄捐了出去，改办医院。在征得大太太的同意后，又把在上海的公馆改作“仁济育婴堂”。她搬出史公馆后一人独居，拒不见客。1956年去世前，嘱咐家人决不要把她葬在史量才墓边，因为她生前为人妾，死后不能还是小。



会乐里走出的奇女子

说来很难令人相信，当年上海滩“十里洋场”的风尘女子中还出了一个奇女子。她曾经是会乐里的名妓，后来却加入了革命的行列，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做起地下工作。

玲华老九十三四岁进“长三堂子”后即学唱京剧，生旦皆优。豆蔻年华时因其玲珑活泼而芳名大振受人喜受，成为会乐里的名妓。1941年，她在百乐门舞厅以“潘玲九”的花名客串当了28天舞女，“坐台

子”的客人多得无法应付，一个晚上“坐台子”的收入高达一二根“大条”（金子），百乐门舞厅专为她在门外装了“潘玲九”的霓虹灯大字，每天的报纸上都有“潘玲九”三字广告。靠着出众的姿色和交际手腕，她压倒群芳，独占鳌头。

18岁那年，玲华老九粉墨登台演出“打渔杀家”，把个正在台下看戏的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杨虎看得拍案叫绝，从此，杨虎成了会乐里玲华老九的常客，不久便把她娶回家做了自己的四太太。本来最受杨虎宠爱的是老三，即赛春楼的“小老虎”，玲华老九进府，让“小老虎”逐渐失宠，终至虎仳离，玲华老九尽得杨虎宠爱。

抗战胜利后，杨虎已不再受到当局重视，在潘汉年的动员下决定为中共地下党工作，玲华老九便利用特殊的身份和地位成了杨虎的助手。有一次她在行动时被人盯上了，便灵机一动跑进一女友家中，换下身上穿的白色毛衣，改穿女友的咖啡色大衣，再戴上一副金丝边眼镜，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从容离去而成功甩了“尾巴”。



上图：在静安寺祷告的洋场女子。

建国之初，在潘汉年的安排下，玲华老九更名吴嫣，脱下旗袍换上解放装，进入文化局戏改处工作。当人们叫着“吴嫣同志”的时候，谁还会把她和烟花粉黛、舞厅交际花、杨虎的四太太联系在一起呢。1955年，受潘杨冤案牵连，吴嫣被捕入狱，后被判刑，直到1983年才被宣告无罪，1995年病故。

出身青楼，红遍舞林，一名烟花女子最终成了一位地下工作者，吴嫣的经历用“传奇”二字形容一点不为过。

以现代人的审美眼光来翻看月份牌，画中美女的面貌虽然依旧娇媚如初，光洁细腻而滋润，却又总带着几分挥之不去的俗媚。当初画家在创造月份牌美女时，赋予了她们真实生活的写照、超脱世俗的灵气和风采，妙笔生花的技艺让美人“眼睛能跟着人走”，呼之欲出，成为一道抹不去的前世风景。



风情万种的月份牌美女

恍若隔世旧梦，往事如烟的感觉瞬间浮上心头。淡扫蛾眉的美人儿，透过历史的尘埃带着浓浓的脂粉气息向今人亮出那一道抹不去的前世风景。她们借助业已泛黄的月份牌执着于半个多世纪来不变的风情，一颦一笑，一招一式就这样被定格，成为永恒。

那笑脸虽已久远，却并不虚无，依然如新鲜出炉时般动人，只是华丽精致的妆扮总有几分掩不住的俗媚。月份牌承载着她们跨越过曾经的浮华，让今人重温久已忘却的时代氤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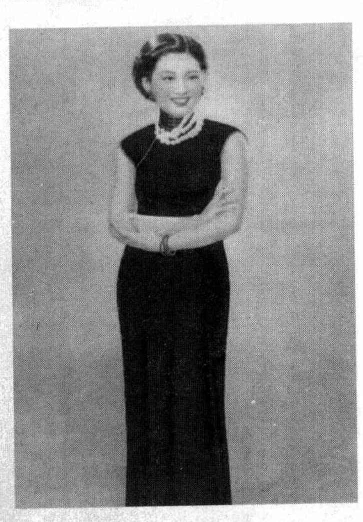


上图：林文烟花露水美女。

摩登的时装美女

月份牌是最早的现代商品海报，它出现于清末民初，借





上图：广生行“双妹”化妆品娇嫩欲滴的姐妹花。
下图：身穿阴丹士林布的美人只用白色珠链点缀，优雅高贵。

助于画面上时髦美女的形象来宣传商品，所以又称美女月份牌，画家创造出来的以及后来以影星为摹本的时装美女便成为我国最早的广告代言人。

你看林文烟花露水的月份牌广告，画中女子着一高腰黑缎裙，流动着丝绸特有柔和光泽，飘逸修长；上衣是宽大的荷叶袖，玉臂尽露，让人生出几许遐想；裙装外罩一件与长裙同色的紧身马甲，恰到好处地勾勒出女性的曲线美。女子长身玉立，背倚博古架，纤纤右手执一柄宫扇，浅笑盈盈，细直的眉和细长的眼流露着几分稚气。她没有刻意妆扮，只简单地梳一盘髻，一朵红色绢花斜插鬓间，婉约而清逸。

再看这一对亭亭玉立的姐妹，花容月貌，娇嫩欲滴。她们烫着时新的卷发，身着艳丽的白底印花紧身旗袍，头饰小花缀成的发卡，耳环上带有长长的流苏，眉目传情，顾盼生姿。这双玉人是广生行“双妹”化妆品的时髦女郎，有了这般的摩登和亮丽，何愁抓不住女人爱美的心让她们爽快地掏钱买一份漂亮回家，而男人们也会冲着这姐妹俩秀色可餐的笑脸而掏钱为妻子或情人买单。

走入这家的客厅，一盏水晶吊灯格外引人注目，仿佛到了另一个时代，佳人儿烫着短发，端坐在西式风格的客厅里。身后的壁炉让人想像着冬日里这儿一定燃着红红的炉火，她倦意浓浓地斜依在壁炉前的沙发里，或者正兴致勃勃地和知心女伴谈笑；如果家中有小小聚会，酒足饭饱之后，主宾围坐在此高谈阔论一番。她一定颇受“洋风”熏陶，用的不会是林文烟花露水而是进口货。只是西式华丽客厅里端坐的这位女子，总给人一种慵懒的感觉，也许她生活得并没有我们想像般精彩。

眼前的这位乍一见还真让人眼前一亮，难得的妩媚中带着雅致，美丽而不造作。阴丹士林广告中的她，一件朴素的

深色无袖旗袍，合体修长，只简单地在领襟滚边，惟一的装饰品是颈间佩戴了三串白色珠链，淡扫蛾眉，面露恬静微笑，正如月份牌上所题“充满愉快”。

有趣的是，月份牌原来是宣传、推销商品的，但它自诞生以来，占据主要画面的不是商品而是美女，而真正的主角则退居或隐身在美女画面外的边框等不显眼的位置，反倒成了配角。画家在构思画面时，总是力求画中美女美丽而动人，不惜调动了一切想像力。以今天的眼光看来，月份牌更像是时装发布招贴画，似乎宣传的是美女身上的服饰而非商品。

下图：打高尔夫球的美女别有一番风情。

美女与都市生活情结

月份牌从它诞生之初，便与烟草广告结缘。民国初年，英美烟草公司的月份牌美女弃古装而换时装，窄袖露腕的紧身中长上衣，高领遮颊，下摆开叉收腰，尽显女性妖娆身姿，与以往仕女画中的宽衣大裙、头饰铺缀的人物相比，简洁而轻盈。



哈德门香烟广告中的美女一袭竖条纹旗袍，领间配带一条也是条纹花样的小方巾。这位女子苗条婀娜，条纹旗袍衬着她美好的身姿，很是柔美。而美丽牌香烟广告中的美女则大胆地以一身泳装示人，露出一双线条优美的大腿，手中的香烟依稀飘着一缕清烟，美人浅笑着仿佛在挑逗从她面前走过的每一个男人。想来旧上海“美丽牌”香烟能够独树一帜，其香烟盒上漂亮的女郎和月份牌上的泳衣美女功不可没。可见那时候，女人虽不抽烟，或极少抽烟，但为了引起男人的购买欲，她们被商家创意独特地推到了最前沿。



上图：幸福的太太和孩子。

商品和女人就这样密不可分地融为一体，人面桃花、绝代风华的美女成了制胜的奇招。

除了香烟，月份牌美女几乎涉足了当时所有的时髦消遣，她们会游泳、骑马，会打高尔夫球，还热衷于飞机，始终领导潮流。她们的生活中有电话、钢琴、电炉、唱片等，所以有了烫着短发、着长及脚面旗袍、穿着镶拼皮鞋的两位美女手执球杆打高尔夫球的月份牌，只是那架式怎么看都像是在作秀，而其流露出的别样风情倒让人平添几分怜爱。

不过，时髦美女尽管被浓妆淡抹上都市摩登的色彩，最后终究要定格在贤妻良母的角色上，所以“太太情结”就成了幸福的诠释。瞧，这一家子正在屋前廊内说笑，妻子一身印花旗袍，细高跟鞋，温柔又端庄，正转过头看着一边的儿子，小女儿依偎在妈妈身边拍着手乐着，孩子的爸爸站立在妈妈的身边，心满意足地看着自己的一家人。从这家人的衣着打扮看，该是个殷实的商人之家或是洋行里的高级职员之家，家境富裕，住花园洋房，整个画面充满其乐融融的气氛，很是让人羡慕。月份牌的“太太情结”将女性的社会角色定位为贤妻良母，这是当时社会对女性的价值取向，也是女人最终的归宿。

以现代人的审美眼光来翻看这些月份牌，画中美女的面貌虽然依旧娇媚如初，光洁细腻而滋润，却总带着几分挥之不去的俗媚。当初画家在创造月份牌美女时，赋予了她们真实生活的写照、超脱世俗的灵气和风采，妙笔生花的技艺让美人“眼睛能跟着人走”，呼之欲出，可她们终究只能定格在一张薄薄的纸上。代表着旧上海石库门女子审美追求和取向的月份牌美女，随同那些陈年旧事让怀旧的人总有些难以释怀，今天，她们因奇货可居而被人收藏，她们始终没有逃脱成为商品的命运。

上海女子的着装是时髦的，这种时髦已经演绎了一个世纪。从“鸿翔”到“绿屋夫人”，再有后来的“朋街”，上海女性享受着时尚带给她们的摩登与前卫，始终领导着时装的新潮流，为老上海的街头增添美丽。



引导顶极时尚的绿屋夫人

华灯初上的南京路和淮海路，霓虹灯闪烁耀眼的绚丽下，川流不息的车辆喧嚣而过。不时有一个个时髦的女孩迎面而来，她们或含蓄雅致，或时尚前卫，或休闲清纯，那一身身精心搭配的服饰为黄昏时分的这座城市抹上了明亮的色彩，成为跳跃在高楼大厦间撩人心扉的音符。

上海女子的着装是时髦的，这种时髦已经演绎了一个世纪。

胡蝶演绎鸿翔礼服

七八十年前的上海滩尚没有“时装街”这个名词，不过倒也货真价实地存在一条名实相符的时装街。在公共租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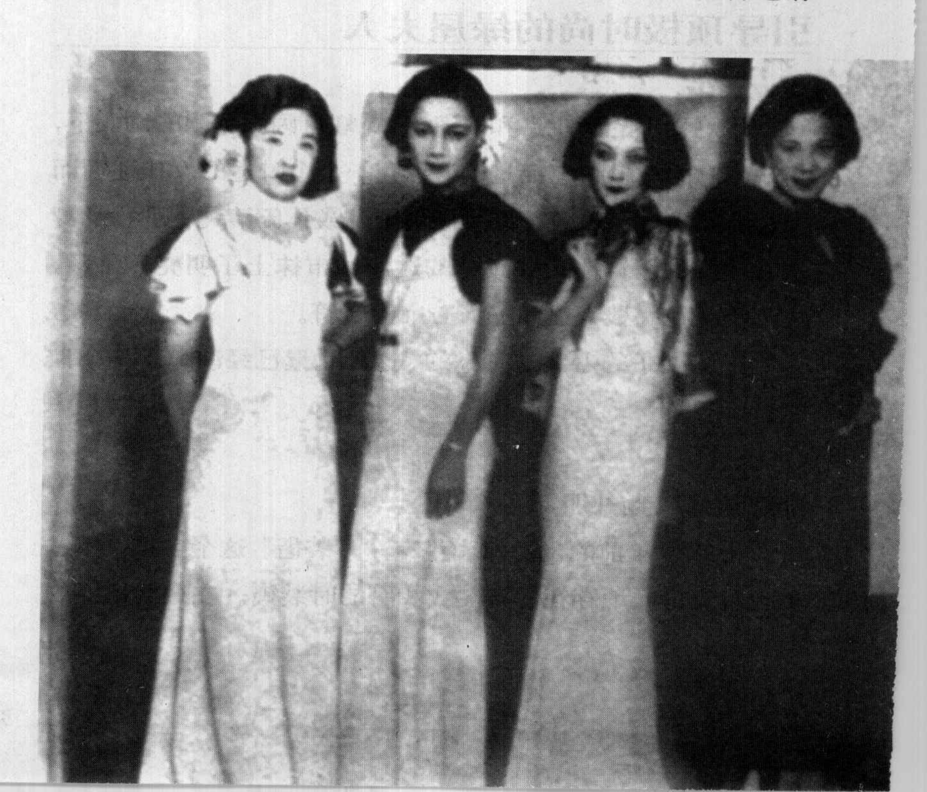


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从西摩路口（今陕西北路）到同孚路口（今石门二路）一段上，就开设有鸿翔、高美、金叶、美伦等多家颇具规摸的女子服装店。在同孚路上，出售各种女装的店铺鳞次栉比，还有专卖内衣、花边、钮扣等的小店。这一带堪称女人世界，来来往往大多是衣着时髦、鲜亮的太太小姐。鸿翔是这里的“老大”，独树一帜，领导潮流。

鸿翔是浙江奉化籍裁缝金鸿翔、金仪翔在1917年所开，刚开张时仅是三开间平房的小成衣铺，由于博采众长，对旗袍进行大胆改良，能依据顾客的体形特征、衣料性能和时装款式进行立体裁剪，缝制出来的时装合身贴体，很快统领一方，有“天衣无缝”之美誉，久穿也不会变形。当时，不少上海女性名流都是鸿翔的老主顾，其中胡蝶更是与鸿翔结下不解之缘。

1928年金鸿翔因生意兴隆，三开间门面容不下络绎不绝登门造访的顾客，便将三开间门面扩大至五开间。他特地请

上图：这件西式连衣裙令少女清纯可爱。
下右图：四位摩登女性的打扮，看样子是要出席重要的晚会。
右页图：紧身撒满花朵的旗袍，外披短袖收腰上衣，女性身材更显苗条修长。



胡蝶等明星前来剪彩，引起不小的轰动。

1933年，胡蝶在《明星时报》发起的“电影皇后”评选中以21334票夺得第一名后，擅长制造明星广告效应的金鸿翔特意为胡蝶度身定做了一件将其名字巧妙嵌入的礼服。当胡蝶身穿绣有百只彩蝶的礼服现身庆贺会时真是让人弹眼落睛，胡蝶的光彩照人和百只展翅欲飞的彩蝶相映成辉，一夜之间追捧胡蝶、也摹仿胡蝶穿衣打扮的时髦小姐纷纷涌进鸿翔，鸿翔借助胡蝶的名声红遍上海滩。

1934年，鸿翔时装公司在静安寺路大华饭店举行规模盛大的时装表演会，特邀影星胡蝶、阮玲玉等以及社会上的名媛淑女莅临，再度轰动一时。当胡蝶披上婚纱成为美丽的新娘时，她的结婚礼服仍然出自鸿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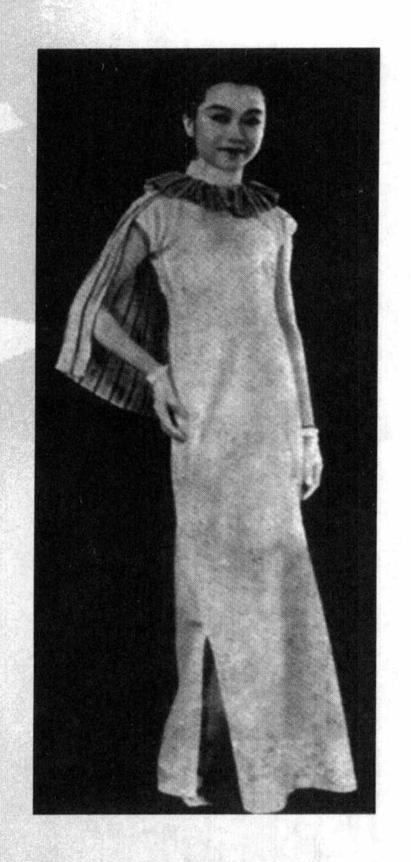
不过，鸿翔虽为时髦女装店，顾客终年不断，但光顾者主要都是中产阶级女性。它还算不上顶级名店，故而在上海滩豪门之家的闺秀和太太们的心中排不上第一。



洋气十足的Madum Greenhouse

如今的时髦小姐几乎无人知晓昔日上海滩上曾经有过一家名为“绿屋夫人”的顶级女子时装店了，不过在已是耄耋之年的旧上海豪门显贵的脑海中一定还清晰地记得为她们带来过荣耀与洋气的时尚时装沙龙“绿屋夫人”。

“绿屋夫人”开在静安寺路同孚路（今石门二路）口。店主是个白种女人，以承接委托设计和订制女装为主，价格十分昂贵。“绿屋夫人”的经营策略很是独特，从女装、鞋帽到腰带、围巾、皮包、首饰（包括耳环、项链、胸针、戒指、手镯）等一应俱全，任何颜色的服装都能在店内找到相得益彰的配饰。据说一个女子走进“绿屋”，出去时能从头到脚彻底“脱胎换骨”，不过前提是支付得起这笔价格非同一般昂贵的



上图：领口上的打褶花边和肩上小巧的披风设计独特，这件衣服够别致的。
右页图：这件晚礼服收腰、宽下摆，肩上缀有花朵，晚会上一定令人叫绝。

费用。如此“装备”齐全的时装店在今天的上海滩恐怕也难以找到第二家。

同属顶极之列的还有位于南京路外滩的Garnett，店主是位意大利女服装设计师。她不但设计晚礼服独树一帜，就连中式旗袍也能改良得中西合璧。她的主顾绝对一等一流，宋美龄便是其中之一。据说，当年在一些重要的晚会上，太太小姐们会不约而同地穿上 Garnett 的女装，而且设计师的奇思妙想和巧夺天工保证绝对不会有款式雷同的尴尬。

不过，由于“绿屋夫人”和Garnett的女装价格实在太贵，令中产阶级女性望而却步，所以，它们和鸿翔各领风骚，倒也相安无事。直到1937年朋街问世，鸿翔终于棋逢对手，从此一枝独秀的光景不再。

朋街抢了鸿翔风头

1937年，一个名叫立西纳的犹太人为了躲避纳粹的迫害，逃到上海避难，他在今四川路与江西路之间的南京东路打出了Bond Street（朋街）的牌子。朋街主要为顾客度身定做服装，兼营出售大衣和现成服装。

立西纳秉承了犹太人的精明，不懂服装裁剪之道，却精通经营之道，开张之初就打出了两张最有竞争力的牌，即重金聘请当时上海服装行业手艺精湛的高级裁缝，又不惜工本从国外定购时装杂志。其做工一流，款式独到，且同一款式和颜色只生产几件，满足了女性标新立异的心理。它的女装款式新颖、高雅别致，晚礼服典雅精美、雍容华贵，这样虽然定价高出鸿翔不少，仍备受青睐。立西纳在每年春秋两季都举办流行时装发布会，推出欧洲最新时装款式，并陈列于店堂内，供顾客欣赏定制。

立西纳在店堂布置上也颇具匠心。他把店堂分为上下两


錦锈年华堪追忆



上图：这样的姿势，配上时尚的衣服，很像一位时装模特儿吧。

层，楼下陈列和出售现成服装，接持普通的顾客；楼上为贵宾区，专门招待有身价的顾客。他们可以边品尝免费提供的咖啡，边翻阅欧美最新出版的时装杂志，并可指定时装杂志中的样式定制衣服。

由于朋街的每件衣服都由名师精心制作，从不马虎，加上待人接物特别有人情味，不少有地位的中外女性和上海名流成为它的常客。

“二战”结束后，立西纳因急于回国，就将店面以5400块大洋盘给中国籍的领班，朋街从此成为由中国人自己经营的高档女子时装店。

旧上海的特殊地位造就了它“十里洋场”的繁华和传奇，欧风美雨的劲吹，让追求时尚的上海女性时时变换着姿态以跟上上海的前进步伐。而这其中，服装总是不甘示弱，变化在先。

上海特殊的经济地位和商业繁荣赋予了女性得天独厚的优势，使她们在各个方面都引领着时尚，最早接纳并吸收了西式服饰的元素，创造出独特的海派服装。她们亦步亦趋地紧随着欧风美雨，高跟鞋、玻璃丝袜、文胸、烫发……



上海小姐的时髦“行头”

上海特殊的经济地位和商业繁荣赋予了上海女性得天独厚的优势，使她们在各个方面都引领着时尚。上海女性最早将清人宽大的旗袍改良成紧身合体、勾勒出女性曲线美的现代旗袍，最早接纳并吸收了西式服饰的元素，洋为今用，创造出独特的海派服装。不甘寂寞与落伍的她们亦步亦趋地紧随着欧美时尚，高跟鞋、玻璃丝袜、文胸、烫发……只要有，她们就敢大胆尝试，并且发扬光大，永远走在全国之先。

生活在上海这座城市里的女性是幸运的，时尚将她们装点得美丽动人、时髦前卫的同时，也让她们产生了从未有过的自信。



高跟鞋

高跟鞋可以为提高女性的性感起画龙点睛的作用。穿上高跟鞋，女性能自然挺胸翘臀，让性感部分得到充分展示，同时让腿显得更修长。显然，追赶时髦的上海女性，从穿上高跟鞋的那天起，就亲身体会到它带来的美丽和性感，特别是和旗袍搭配着穿时，令女性身材尤为婀娜多姿。故而，无论名媛淑女还是青楼女子都爱不忍释，一律足穿高跟鞋。高跟鞋更成为太太小姐们出门访客和出入社交场合必备的“行头”。

不过，当时美国进口的高跟鞋因价格比较贵，有能力问津的仅局限于像陆小曼、唐瑛这样有钱的太太小姐，直到上海诞生了“蓝棠皮鞋店”，普通消费者才得以也能足下生辉。

1938年出版的妇女杂志《玲珑》中，专门辟出版面介绍了十种当时最新式的高跟鞋款式，有的缀着一只小小的蝴蝶结，有的脚后跟是裸露的，有的整个鞋面撒满了透气小孔，有的在鞋前端挖出一个孔，还有的鞋中间部位是挖空的。想来这些款式是当时最时髦的了，直在现在看来也一点不落伍。

有了凸现女性曲线美的旗袍，配上了高跟鞋，还不算最完美的装扮，旗袍高高的开叉处露出的玉腿也不能马虎，还缺一双透明玻璃丝袜。以“环球百货”为经营特色的先施、永安都有进口丝袜供应，一双价值十几元，被视为奢侈品，当然也不是一般人家能穿得起的。于是，精明的上海商人生产出了透明纱袜。翻开当年的报纸可以看到三神鱼牌极细麻纱袜的广告，广告称它比丝袜更匀净、更细洁。且不说广告是否夸大其辞，不过它的大众化价格确实是满足了广大女性对腿部包装的追求。



上图：1920年代的大袖女袄，裙下或裤下露出小腿，有的穿着绣鞋，有的已经穿上了时髦的高跟鞋。

左页图：电影皇后胡蝶的这件旗袍，通过领口、袖口的点缀显得与众不同。

文胸

中国女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保守的。清时女子的旗袍宽松肥大，将女子美好的身材严严掩盖，到民国初年，时髦的淑女装有了完全意义上的突破，几乎清一色的紧身窄袖、高领、露腕、窄滚边，强调女性身材苗条、颀长的感觉，但从侧面看胸部平平，几无曲线。到了1920年代，随着“鸿翔”的开业，女装裁剪开始讲究突出“三围”曲线，清末流行的用密密紧扣的小马甲束胸的旧习终于被摒弃了。

上海小姐从好莱坞电影里认识了文胸，了解到它能凸现胸部轮廓。不过，对于她们而言，这玩艺儿似乎是太前卫了，多少有些难以接受，所以，当法国文胸登陆上海时，一向敢于洋为中用、不拘泥于传统的上海太太小姐却不敢赶这种时髦。真正让女性放开思想、接受文胸是霞飞路上开出了首家胸罩店“古今”之后的事。据说“古今”的创始人是1930年代流落到上海的白俄，这个店的最大特点就是量身定做，这个传统直到今天还得以延续，独树一帜。继“古今”之后，各种品牌的胸罩店日渐增多。



当年的一则发艺奶罩公司的广告上，美女卷发披肩，上半身裸露仅一胸罩遮体。商家说自家的胸罩“精工制裁，美观大方，如不满意，随时可换”。

烫发

上海人是最讲究头发的噱头的。民初，少妇多梳蓬松垂髻，少女则梳长辫、短





发，清末流行的传统头饰珠花、珠凤、珠蝴蝶等“珠翠满头”一概除去，代之以素雅鲜花插鬓鸦，少女发辫缀以蝴蝶结。

1922年，上海的百乐理发店推出了女子烫发项目。烫发从根本上改变了女性头部装饰的传统格局，女性的婚姻和家境状况不再通过发型以及簪、钗、钏等头饰来分辨。

最早的烫发机是用通了电的夹子夹住卷起的头发加热成型。20世纪20年代中期，女子也学男人的样子开始剪短发，短发成了知识、进步的象征。不过，更多的女性还是偏爱卷发，我们现在看到的昔日电影明星无一例外都是卷发。

爱赶时髦的上海小姐还聪明地发明了用火钳烫发，她们把火钳放在火里烧烫，再在头发上夹出一卷一卷的波浪。到了40年代，花式多样的电烫给上海小姐的发型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大波浪、油条卷、反翘式等，千姿百态的款式把她们衬托得或清纯或成熟或妩媚。

上左图：有了高跟鞋，袜子也马虎不得。

上右图：噱头当然噱在头上，上海女性对卷发的偏爱由来已久。

左页图：哈德门香烟的广告女郎，一手轻夹香烟，一手捧着首饰匣。香烟和首饰是她的最爱吗？

右图：额前的流海、弯弯的长眉、耳上的耳环，将两位少女衬托得格外动人。



化妆品

与女性妆饰相适应，专供女性消费的化妆品、饰品专卖店也在上海应运而生。咸丰年间就有“老妙香室粉局”生产香粉、生发油等，可算是沪上首家化妆品工厂，后其研发推出的护肤“宫粉”因受到皇家青睐而销路大开，不少商家也就学样在汉口路昼锦里开设香粉工厂、化妆品经销店，将汉口路一条街打造成了“香粉世界”、“女人街”。此后，又有了与女性消费密切相关的老介福呢绒绸缎商店和老凤祥银楼，女性形象更趋个性化。

化妆品、绸缎、首饰是当时上海女性妆饰的主要方面。先施、永安、新新、惠罗公司四大公司各种品牌的化妆品是女人的最爱，不过，当时她们熟悉的牌子今天对我们而言是陌生的，报纸上日日可见的美国“密丝佛陀”现在大概只有那些老人才会挂在嘴边。当年一双高跟鞋，一支口红让她们的青春充满自信，今天这份美好的感觉依然在记忆的深处荡漾。

同样，项链、耳环、手镯、戒指、胸针等饰物也是那个年代上海小姐出门必备的“行头”，这些首饰装点得她们雍容华贵，有些还成了今天老祖母压箱底的宝贝，又戴在了小孙女的身上。时尚就是这样以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式轮回着。